



進化

第一卷 第五期

地球的年齡

梅 筠 (三四三)

戰時經濟略談

吳克剛 (三五三)

四論中西縱橫的人生觀

春 日 (三六二)

路易·巴斯德

陳兆熙 (三七二)

克魯泡特金眼中的高爾基

黃 葉 (三九〇)

未來世界的法則

G. Duhamel

鄭紹文譯 (三八六)

閒話蟋蟀

邵西鎬 (四〇〇)

心的呻吟

王野平 (四〇五)

文學的憎恨

E·左拉

畢修勻譯 (四一〇)

友蘭伯伯(續) (小說)

葉之華 (四一六)

進 化 社 出 版

本 刊 前 四 期 要 目

第 二 期	創 刊 號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二 期</p> <p>宇宙創造的問題 再論中西縱橫的人生觀 科學專門化的前途 應如何去建設農村 一個人的責任 教育當局應注意的一個問題 無病呻吟與有病呻吟 星星錄之二 自然主義 別離之夜(小說)</p> <p style="text-align: right;">E·拉左作 畢修勺譯 葉之華</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創 刊 號</p> <p>發刊詞 編者的話 法國大革命略論 中西縱橫的人生觀 何謂宗教 告文學青年 橋夫 星星錄之一</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本社同人 編者 巴金 春日 鄭紹文譯 E·左拉 石每</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四 期</p> <p>上帝不存在的十二個證據 中國糧食自給問題之探討 關於人類的前途 作者與讀者相對論 世界語學者蔣愛真的事略及其年譜 廢話的花錢 友蘭伯伯(小說) 星星錄之四</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鄭紹文譯 郭頌銘 胡鑑民 安忠義 王野平 法某記者 葉之華</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三 期</p> <p>集合殺人與科學 俄 J. Novikov 世界學家對於戰爭的見解 婦女與戰爭 三論中西縱橫的人生觀 愛情論 風化在小說中 酒排間之一夜 愛國志士(小說) 星星錄之三</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鄭紹文譯 朱洗 蔡玉燕 春日 諸候 E·左拉 畢修勺譯 莊重 許德佑譯 法 Stalova</p>

地球的年齡

梅 筠

地球上面是這樣地充滿着皺紋，誰都會疑心她不復是年青了吧？但是她到底有多大年紀了呢？有人說現代的科學若是想來解決這個問題，其結果是只有自己承認無用；因為一切關於天體創造的學說都是禁地樣的不許人去問津的。然而我們却有權利來作另外的想法：科學雖是不能夠給予我們以一個確定不移的數目，但至少總可以令我們知道一些大致的情形。地球到底有多大年紀了這個問題委實是太富興趣了啊！

當地球還是氣體而像太陽那樣發光，繼續着慢慢冷縮下來以至於四圍上一層硬殼的過程中，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去知道她的年齡；但是一旦這個硬殼形成了之後，沒有過了幾百世紀，地面上就只有二三百度的溫度這件事似乎是很確定的。在這個時候，各處的水都匯流入於海洋之中，同時侵蝕着地面上的火成岩石，使之變為水成地層。我們所要計算的地球年齡就是從這個時期起始。計

算的方法共有三四種不同的種類，我們下面將逐一地來檢討一下其所得的結果是否能夠彼此互相符合。

第一種方法是根據海鹽之研究。假使有一位演說家居然會在公開的演說中說海水是被河流所弄鹹的，他就很會被人家所譏笑，而當他在瞎扯。可是，這個似乎是矛盾的說法，却正是非常合乎道理的；並且我們還可以說只有這樣解釋才可以說明海水中含鹽的原由。在一開始的地質年代中，地球表面已經被一層硬殼所包圍着，其四周則是濃厚而燠熱的大氣，這其中所含的水分完全是居於變化的狀態之下，等到這個大氣的溫度減低至二三百度的時候，其中的水蒸氣便凝結而歸聚於地殼表面凹下的地方。至於鹽呢，則好幾千年以來便同着星雲中不大會蒸發的分子凝結着而和變硬的地殼生在一起了。所以地面上的水在開始匯流於海洋中的時候必然地是淡的，而鹽分乃是後來逐漸地被雨水在地質時代中侵蝕着地殼所沖進去的。

這些雨水慢慢地侵蝕着大陸而混合着泥沙將一切可以溶解的物質帶進海洋中去。鹽當然就是這些物質之一，而逐漸地在海洋中堆積起來。在另一方面，太陽的熱力又將海水蒸發了而變成雨水，重新降落在大陸之上，而無終止地開始同樣的工作。所以海水中的鹽分之逐漸增加就是由於不斷地有河流灌入之故。

但是，我們現在很準確地知道這樣堆積起來的鹽的總量。根據克萊克的估計，共爲二千萬立方公里，這個數量足以掩蓋整個大陸以一層高達一百二十二公尺的鹽層。另一方面，我們也足夠準確地知道一切河流每年注入海洋的淡水量以及這些水中所含的鹽量。根據上面這些數字統計，海洋每年大約增加二百立方公尺的鹽。所以假使河流從一開始的時候便都是注入這同樣的數量，那末以一個極簡單的除法來計算，我們便可以得到一萬萬年的整數。

很顯然地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理解的方法是假設着許多事物在各時代中都是固定不變的；但事實上牠們却必然地有許多是會變動了的。但是英國的大物理學家岳利却說這種變化却不若吾人所想像的那樣大。例如露出海面的陸地就始終不會少於今日的大陸之半以下；河流沖入海洋的總量當然是受到太陽的熱力之統制，但也不會有若何顯著的遷移。所以盡可能地將這一切的變動所生的影響都算在裏面，岳利主張說海洋的起源決不能超過一萬五千萬年以上。

但是，法國有些物理學家却說這個數字並不是極大的限制，而倒是極小的數目。因爲上面的計算法並沒有將在地質年代中逐漸乾涸了的海中所含的鹽量包括進去。雖然這種深藏在海底的鹽量我們不能知道其確實的數量，但是無論如何必定是很可觀的。例如波蘭、列斯加鹽礦中的鹽量就和整個裏海所含的相等。

除了這個很容易計算的方法而外，另外還有一個原則相同，但是比較難於使用的方法。這個方法不單單只是計算海鹽量，而乃是整個地計算水成岩層。一切這些岩層除了極少數可以忽略過去的而外，都是由水流耐心地從火成岩所剝蝕而成的。蘇格蘭的大地質學家蓋基就曾經根據這些堆集而成的岩層來計算其形成所需的時間了。後來在這方面又有許多新的研究，例如東拉斯教授就估計着一切的水成岩層共為一百公里，大約等於以前蓋基所估計的三倍。這裏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說必定要在地殼上鑽掘下去至一百公里才可以達到火成岩層。在事實上，某一個固定的地質時代中所堆積成的沈積，其厚度是各處不同的，並且甚至在有幾處地方竟會完全付之缺如的。東拉斯教授的估計為一百公里乃是根據着最厚的各層加起來的總數。

有了這個數字，我們便可以像方才一樣地計算了。假使我們知道一年中所堆積起來的岩層之厚度，那末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數目來除一下一百公里而得到整個水成岩層形成的年數了。根據岳利最可靠的數字，今日海底的泥沙之堆積的總數大約為每世紀增加七乃至十公分。現在且讓我們設想這種沈積工作曾經有規律地從開始就一直這樣繼續着吧。這個假說對於有經驗的地質學家倒很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對於沒有地質智識的一般人則未免有些令他們驚異。一般人總以為地球在人類未發生之前是非常混亂的，時刻有巨大的山脈從海底矗立起來，海水也是猛烈地侵蝕着

地球的表面。這種想法委實是因爲地質時代距離着我們太遠了，在好幾百萬年中才完成的現象。下地就顯露於我們的眼前之故。所以因爲沒有其他較好的說法，我們不妨姑且承認此種沈積形成的規律性。依照着上面所說的數字，那末我們就可以算出水成岩層之形成的年代爲一萬萬乃至一萬五千萬年。這結果顯然和用海鹽的方法而計算出來的數字相近。

這個方法當然也可以根據着各地質時代之沈積的厚薄而計算出其各個的年齡來。例如自從始新紀到現在大概已經過了二十萬世紀；那個充滿於侏羅紀海中的碩大無朋的蜥蜴類距今大概有三十五萬世紀；藏有主要煤層的石炭紀自從五千萬年以前便已經埋藏於地底下了。

此外尚有別的計算方法也是爲吾人所不能忽略過去的。幾何學上的一條理論只需有一個靠得住的證法就已經很夠了；假使您必定要重覆地用三四種不同的方法去證明牠，也許會有人嫌您多事的。可是在討論地球的年齡的時候，這就不同了。假使我們反覆地用各種方法來計算，這反是愈加可以增進其結論的確實性呢。

我們在這篇文章的開始已經說過，地球就像是一個乾癟了的果子樣地滿生着皺紋。山脈及其中間的淵谷都證明地殼上逐漸所發生的褶皺，這種褶皺無疑地是由於地球內部之逐漸寒冷而發生的收縮。地球表面堅硬的外殼，本來是只合乎其原來的體積的，但是對於冷縮而後的大小則未免

太於龐然了。可是我們現在很清楚知道地面上的一切摺疊而足以量算其長度以估計地球在剛凝結時候的直徑。這樣所得的結果是地球本來有六千四百二十一公里的直徑，而現在只剩下了六千三百七十公里了。這就是說地球已經縮小五十一公里的直徑。數字我們以火山熔岩及玄武岩的漲度來推計，則大概需要溫度減低三百度左右才行。另一方面，我們又知道地球每年所散出的熱度總量，於是我們乃可以從此推出溫度減低三百度所需要的時間。這個計算的結果為二十萬萬年。這個數字和前面的方法所推算出來的約大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

大部分的地質學者對於這種計算方法都不大相信，而認其結果似太誇張。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應當驚奇其數字比以前的方法所求得的高出過多。因為牠代表着的時代也是比較上要悠久得多的。地殼之凝結不是無疑地要早於海洋之形成的嗎？

科學的生產力是無限止的，所以我們最近又有第四種方法來計算地球的年齡。這個方法的根據是完全兩樣的。在鐳素剛剛被發現的時候，又有誰曾經想到有一天我們可以根據着牠來計算某種礦物的年齡呢？可是英國的大化學家路得福氏却就會解決了這種問題。

現在我們知道鐳並不是永久不變的，牠却也有出生和死亡。試拿一克蘭姆的鐳，好好地觀察牠達二千年之久（讀者們請原諒我這樣的建議），牠就只剩下一半的分量了；再過二千年後，牠又將

再失去其分量之一半，而其後牠就一直依照着這個比例消失下去，以至於無窮盡。並且奇怪的是我們却不知道有別的方法可以增速或是延遲這個進化的法則。當然，鐳並不是就這樣消失了而絲毫不留痕跡的，牠是轉變成別種放射性的物體和一種惰氣——氦。

可是鐳也有牠的祖先。依照着現在人們所設想的這個祖先乃是鈾。鈾的放射性曾經爲白克雷爾所發現過的。鈾轉變爲鐳，鐳再轉變爲釷，而最後乃達到兩種惰性的物體——氦和鉛。所以假使我們一些也不知道使鈾變成尋常的鉛的原因，但是我們却能夠計算這種轉變的速度。十萬基羅的鈾在一世紀之中可以給出一·二二克蘭姆的鉛，同時發生一八八米里克蘭姆的氦氣，是以其最後的結果可以寫作下式：

一個鈾分子 = 一個鉛分子 + 八個氦分子。

這裏的氦氣在另一方面還具有一種奇異的性質，而對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問題極爲重要。牠並不是像其他被釋放了的气體一樣在空氣中消失，而却仍然集聚於其所自產生的礦物之中。每個從放射性的物體中產生出來的氦氣分子就像一個炸彈似的塗在四周的牆壁之內，所以我們只需將這物體加熱，便可以收集得到氦氣而將之秤量了。

這樣問題就容易解決了，試取一塊「褐釷鉍鐵」(Ferssonite)的標本，這是產於挪威上古

代地層中的礦物，其中含有大量的鈾（大約百分之七）和其他的物體混合着，這中間也含有氮氣（其分量曾由藍塞所估量過的）和鉛。這個礦物為結晶體，並且可以決定牠自從在遙遠的時代中產生而來，就一直沒有被水所溶解和改造過。所以假使我們承認其中的氮和鉛乃是由於鈾的逐漸變化而來，我們只要簡單地使用一下除法便可以得到這礦物的年齡了。就是這樣，路得福乃得到了二萬四千萬年。

其後這個方法又由斯得溜應用於許許多多的放射性物體之上。可是其所得到的結果並不是永久都相符合的。例如屬於上古代的幾種礦物依隨着標本之不同而得到二萬二千二百萬乃至七萬一千五百萬年，但，我們不應當太於驚奇這些差異；牠們沒有相距得更大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在事實上我們曾經設想這些礦物在形成的時候只含着鈾，而絲毫沒有其他的放射性物質之存在；可是牠們也許已經含有氮和鉛了，並且牠們顯然地會含着鈾，這個物質和鈾一樣地在變化而有一極小部分也變成氮氣。最後我們永遠不能夠決定是否有一部分氮曾經逸去，這些經吾人分析的礦物是曾經經過多麼長的地質時代的啊。

無論如何，斯得溜曾經選取了最可靠的結果之平均數而作出一張各地質時代之年齡表來，現在我們只引用其中最重要的幾個時代：

鮮新世

八百四十萬年

始新世

三千一百萬年

石炭紀

一萬四千一百萬年

泥盆紀

一萬四千五百萬年

元古代

七萬一千萬年

現在我們且根據着這些數字來簡單地討論一下。顯然地這四個計算方法所得到的結果並不一定一致：第一個方法指出水成岩層之年代最多爲一萬五千萬年。可是依據着放射性礦物之計算則現在被認爲最古地層的元古代之年齡却就有四倍乃至五倍之多。這個差異當然已是很大了。可是我們却還可以驚奇其差異還沒有更大，而各種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却還相近。顯然地我們總有一天能夠達到將這個問題更加弄得清楚一些。放射性物質的歷史告訴我們，每塊石子都將其本身的來歷刻劃在牠的表面上或是藏於其質體之中，所以我們並不缺少研究的材料，而問題是在知道如何地去解釋牠吧了。我們還記得大概在五十年之前，人們曾經開始來估計原子的重量及大小，其最初的結果大約相差有一至二十之多，所以甚至有人竟想像着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甚或不存在呢。可是現在不是已經解決了嗎？

不過我們一方對未來抱着希望，而他方我們目下已經有很可靠的論斷了。地質時代之夜並十分黑暗，我們知道並不是以數千，也不是數萬年而乃是以數百萬年來做單位以解決地球之年齡及其地層之年代的。這種結果幫助我們明白自然怎樣能夠有充分的時間來將生物從三葉虫一直進化到人類。

今日，十分之九的人類被十分之一的富有者如飼養家畜似地飼養着。不論這些有權力者所過的生活如何黑暗，不論他們怎樣輕視十分之九的同類，他們仍不使這些者缺乏食物，雖然他們能任意地這樣做。他們所以使一般賤民不少必需品，目的無非要後者繁殖並替他們工作罷了。這富有的極少數人現在總設法使所說的十分之九的貧困者有規定地獲得口糧，換言之，使他們在盡力工作之外，生產兒女，供給勞動者的新名額。

托爾斯泰

戰時經濟略談

吳克剛

不可免避的災禍

我們誰都應該是和平主義者，非但消極的主張非戰，而且還要積極的防止戰爭，消滅戰爭。嘉兵不祥，古有明訓。雖然在戰爭中，使許多不同的民族，有接觸的機會，未嘗不間接有助於文化的發展，但是一般的說，戰爭的影響，終是使民衆痛苦，民族退步，奴隸制度，土地私有，專制政體，殖民政策等，都因戰爭而產生，而強化。

不過無論我們怎樣的恨戰爭，無論中華民族是怎樣的愛和平，我們是沒有選擇的自由呵！這些時，太平洋沿岸，時有颶風來臨，我們除去設法減輕一點損害外，有什麼法子阻止它不發生呢？

不要說那是天災，而戰爭是人禍。因為「人」這個簡單的字，包含無數的不同的事物。民族，國界，

階級，地位，財富，學問……使人們分出無窮的種類來。試問在黑衣宰相的眼光裏，阿比西尼亞的農工貧民們，是些有權利，有人格的人嗎？

在我們這裏，「九一八」以後，天天在戰爭中，和平是有的，可是完全在別人方面。中華民族因為愛和平愛得太過火了，所以鴉片戰爭以後，幾乎無日不在戰爭中，也許當時政治修明一點，開發一點富源，自己武裝起來，戰爭會少發生幾次也說不定。百年以來，尤其是五六年來，這許多次的教訓，總該使這中庸之道的民族明白，便是在愛和平方面，也該中庸一點，不可太過，有些限度，是不可超過的呵。

決不玉碎

有些仁人志士，於是不顧一切，主張或實行抵抗。用大刀去戰坦克車，用步槍去防毒瓦斯。「拿十條命去賺回一條。」與其瓦全，毋甯玉碎。這種玉碎主義，拼命主義，「持挺以撻人家堅甲利兵」主義，在現代戰爭中，都是失敗主義。

我們應有戰勝的決心。舉國上下，應一致研究戰勝的條件，一一去實現無論犧牲是如何的大。在歐戰之初，德國人認定兩三個月內，就可以到巴黎。法國人在軍力方面，那樣的不行，居然也全國一致的高呼，至多半年，必到柏林。這自然未免太狂妄了一點，但民族的自信力，是應該有的。

鋼鐵彈與金銀彈

在現代戰爭中，決定勝負的，一方面固然還是在戰場上，可是另外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在廚房裏。德國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在戰場上，德國大軍東敗俄，西侵法，不可一世，可是德國終於戰敗了。原因祇在後方民衆們沒有東西吃。

鋼鐵砲彈的堅利，固然必不可少。金銀做的子彈，也同樣的可怕。現代戰爭，一切動員，事實上是國力對國力的爭鬥。誰的原料足，資源富，工業發達，糧食充裕，誰能持久，誰得最後五分鐘的勝利。戰略，戰術，雖仍舊需要，但是想僥倖成功，是一定失敗的。

在以前，窮苦的民族，戰勝富足的民族，勇敢而野蠻的民族，戰勝和平而文明的民族。現在剛剛相反。成吉斯汗復生，至多成一「土匪」，而人數較少的意軍，很容易的滅盡阿國。

簡單一句：現代戰爭，不僅是軍事的，而且是經濟的。一面該努力於軍事的準備，一面也該竭力滿足經濟方面的種種條件。

每分鐘四十萬元

現代戰爭，花錢的多，事先竟沒有一個大胆的人敢預料的。由於銀行組織的巧妙，印刷鈔票的方便，巨額公債的發行，幾種財產稅的幫助，可以使政府一年的支出，超過全國國民一年的總收入。

茲將歐戰時各國所用去的戰費，列一簡表如下：

單位百萬金元

英國

四一、八八七

澳大利亞

一、四六一

新錫蘭

三六五

加拿大

一、五四五

南非

二四三

印度

五八四

以上大英帝國共計

四六、〇八五

法國

三二、六一七

俄國

二六、五二二

意大利

一五、六三六

比國

一、三八七

羅馬尼亞

九〇七

塞爾維亞

六三五

美國

三二、二六一

以上協約國共計

一五六、〇五〇

德國

四八、六一六

奧匈

二四、八五八

土耳其

一、八〇二

保加利亞

七三二

以上同盟國共計

七六、〇〇八

總計

二三二、〇五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如果除去各國間的借款，則戰費總數為二一〇、九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在歐戰時，後來各主要國家，每天支出，快到一萬萬元。最多時，各國共計，每分鐘要用四十萬元。而一次歐戰的戰費，超過了歷史上一切大小戰爭費用的總數。二十年來的一切進步，會使下次的大戰，

不知更要多花多少錢，上表所列的這個二千多萬萬金元數目，會變成異常渺小。

不改革，則滅亡！

中國向何處去呢？依舊愛和平嗎？則戰事將繼續下去，越過越擴大，越過越殘酷，直到我們「完了」為止。不愛和平嗎？則戰費從那裏來？

籌措戰費，不外三大方法。捐稅，舉債，與紙幣。

捐稅一項，中國辦法根本不多。現在已夠苛雜了，很難再增加。被稱爲「不道德的」鹽稅，是我們三大稅源之一。農村中，捐稅已減少農人的資本，降低生活水準到不可能的地步。所有的稅收，都是間接的，重重的壓迫着全國民衆。目下雖有直接稅的舉辦，但是中國根本是個窮國，不會像英美那樣的有成績。我們決不可過於樂觀。

至於舉債，條件太苛，增加人民更大的負擔。過去公債利息，有時高到二三分，目下也在一分以上。一旦有事，債額擴大，條件更不知會苛刻到如何的地步。中國金融市場，根本不健全，工業又不發達，人民餘資不多，使舉債一事，也無法大量籌款。

至於多印紙幣，成本輕微，簡便易行，可是多末的危險呵！通貨膨脹，當然不是絕對的惡，有時使國

家及一部分人民的債務減輕，未嘗不是很好的現象，不過這種方法，終以不用或少用爲得計。蘇俄的採用此法，是有計劃的，列甯說過，大量印刷鈔票，即以消滅富人的財產。德國的馬克，價值降到1/1,000,000,000,000，一萬萬萬分之一，使愛因斯坦坐電車，都不會算車錢（詳見威爾斯那部經濟書）完全破產，重新收拾，也未嘗不是辦法。不過在正式戰爭時，一面應顧及發行的信用，一面要想到民衆的生活，這個方法，是非萬不得已不能採用的。

這三個方法，我們都不能用，怎樣辦呢？以如此貧窮的國家，在戰爭中，受空前的破壞，花無數的錢款，敵人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使我們格外貧困，格外飢餓，要我們自己屈服。我們祇有一個辦法，能夠補救，即是

●●● 增加國力

用教育力量，使每個人天賦能力增加。開發富源，使工業早有基礎。減少無益浪費，消除政治貪污，以減輕國力的耗損。方法是多方面的，一時也說不盡，不過有幾點，似乎有提一提的必要。

中國號稱以農立國，而農業爲什麼如此的衰落呢？中外古今的先例，都證明土地在不耕者手中時，其國必衰落貧苦，漸趨滅亡。而米雪雷說過，法國在革命前，爲歐洲最窮國家之一，乞丐以百萬計，革命以後，拿破崙所以有錢稱霸一世的，就是由於土地問題，得到解決，農民與土地「結了婚」，生產大

增的結果。中國目前，大小地主們，有的在過奢華奇淫的生活，有的鴉片賭博，了此一生，至少也游手好閒，成一社會寄生蟲。而多數農民，缺乏必要的工具與資本，使農業日漸衰落，不可收拾。這個問題，太嚴重了，在戰時尤其危險。我們如要立國，這個土地問題，如不及早解決，則祇有淪落。

還有都市的地皮，超速度的在增漲價格。以上海論，六十年來，增高二百五十倍，一畝地價高到五十萬元。還有天津，漢口，南京等，都有同樣趨勢。這些錢，都是屬於中華民族全體的，現在為少數「睡覺發財者」所獨佔，也是中國所以貧乏的一大原因。在這方面，為什麼不實行「總理遺教」或其他任何方法呢？

中國財政，在鹽稅方面，有鹽糊塗之稱，事實上，一切稅收，那一件不糊塗呢？除了與稅收有關的官商以外，沒有不直接或間接受害的。在這方面，積弊太深，非用「革命」方法，不足以言整頓，在國家危急時，難道還能顧及少數人的私利嗎？

以上不過略舉幾個例，表示如果不願戰敗，如果想增加一點國力，則若干件根本的改革，是絕對不可少的。生產既是如此的「寡」，分配又那樣的「不均」，平時已不能維持，戰時更祇有滅亡一途。現代戰爭，非實行全國總動員不可。每個人的生活，都要顧到。要億兆人都甘心作戰，戰勝才有希望。後方大多數人忍餓時，前方的勝利，毫無價值；因為決不能持久。

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第一是信心。自信有戰勝的可能。第二是大胆。思想的大胆，毫無顧忌研討一切急迫嚴重的問題，找到有效的永久的解決方法。行爲的大胆，將這些可以找到的解決方法，排除千辛萬難毅然決然的一一給以實現。

一九三六，八，二〇。

人的世界與它的各種國家和宗教，應該受到澈底的改革。一切權力都應該完全消滅了。

將來必有一日，大家會明白地知道權力是無用的，是阻礙前進的，被牠阻礙的人們那時會溫和與平靜地對牠說：「請你走開，不要阻礙我們吧。」

統治者已經感到他們的無能與衰弱，有思想的人們已從他們的麻木中覺醒起來並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力量了。

托爾斯泰

四論中西縱橫的人生觀

春日

在本刊最前三期的文字裏，我們毫不客氣地批評縱的人生觀的缺點。中國人確實是太注重過去與未來，而忽於當代自身的造就和自身的事業了。

也是因為這種偏前偏後的弊病，弄到目前大多數的中國人，雖然生存着，營養着，生長着；待生長到相當程度，便照例地開始生殖，製造後代，儼然做起父母來了。但對於個人和社會的經濟力是否能夠好好教養這些新後代，使他們長成有用之材：小則足以自立，立家；大則是為社會效勞。關於這一點，非但一般老百姓不明白，就是自認為學識高卓的先生們（參看本刊第三期一九九頁）也一樣地沒有了解。

一個小小的不良習慣，有時也會使社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整個人生觀的偏倚，其關係之重大，自不待言。

倘若不想法從根抵上糾正，專貪一時的便宜，頭痛救頭，腳痛治腳，徒勞無功，乃是必然的結果。現代一切的文明統是勞心勞力的結晶，誰也不能否認的。沒有受過相當教育，沒有受過特種訓練的人，只能生男女，做父母，但決不能担任文化工作。這又恐怕沒有人會否認的。

科學技能是目前立國的基礎，是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最大因素，乃成爲一種如同金剛石一般堅固的斷語了。

我們的中國是一古國——而且是一文明古國，誰也不能否認。在過去長久的歷史中，所得的教訓已經不少。也受過別民族的欺侮，也欺侮過別人；也有過思想超羣的哲學家，也有過慷慨悲歌的勇敢者。固然不能說中國過去的歷史是最光榮的，但也不能說我們的先人毫無出息。

現在呢？

說來太可憐而又太慘痛！事實上，誰都明白。

爲何弄到這般淒涼慘痛，說不出口，見不得客的程度呢？

因爲人口不夠，生育不繁麼？

誰都知道中國人口佔世界第一位，生產率也不算弱。

因爲地面太廣，人口不夠密，所以照顧不到，被人侵佔麼？

這又不對！因爲根據新近統計，江蘇每方公里平均有三〇五人，比利時每方公里也只有二六四人；山東人口勝過荷蘭（二四二比二三一）；河北、浙江、河南、湖北人口勝日本（二〇三、二〇一、一九二、二七七比一六九）；安徽、廣東人口勝過英國（一五四、一四九比一四六）；湖南人口勝過德意志、意大利（一三九比一三五、一三二）；四川、江西、福建人口勝過法蘭西（一一六、一一一、七五比七五）；據說世界人口最密之區域也是中國的崇明島。人口衆多倘若真的有關於國運之隆盛，中國早就應該如此了！所以這都是一些猜想之詞，不足見信於人的。

兵不夠多麼？

中國常備兵有三百多萬，已佔世界第一。

兵不夠精麼？

許多人都如此說。但我以爲這仍是不重要的問題。我信民族之優劣，存亡，榮辱，不在兵之多寡，炮之大小，轟炸機和戰鬥艦的數目；最主要的還在於人民智識之高低，互助力與團結力之好壞。

試問丹麥、瑞典各小國，版圖又狹，人口又少；國內又只有維持治安的巡警，而無遠征的正式軍隊。何以他們能立在虎狼一般的英德旁邊而不被其吞併呢？這些小國裏農業發達異常，農產物製造得很好，牛乳餅和雞蛋最爲英人所歡喜。只因他們的人民，個個都有智識，個個都能顧全大局，不被侵略。

者所利用，所以狼心鷹睛的野心家也只有做合法的生意，含笑與無兵的小民族握手道好。這是事實，並非假設，而此事實，在稍具世界目光者的心目中，還是很可以了解的。

有些食蟲的鳥類常掠奪蝴蝶充饑，但是遇到帶有臭味，不可食的種類，他們倒任其自由飛舞，不願白白費力摧殘的。鳥類要吃蝴蝶，才發動銳喙殺害他們；而侵略的遠征隊奮勇闖入別人的國境，不是為吃別人之肉而窺別人之皮的，他們只盼望被侵略的人民：一部份做他們的義犬，供其使用；一部份做他們的牛馬，供其生產而已。倘若沒有這些希望，你就去敦請他們，也未必會來的。

日本軍人為什麼方佔據了東北四省，現在又要進侵華北呢？東北的生意讓他們獨營獨做了，為何又要到別省來硬強推銷私貨呢？

誰代日本商人偷運私貨？誰代他們推銷私貨？誰樂意購買他們的私貨？誰與他們通同作擊，引狼入室？

這都不是純正的中國人麼？

粵省昨日紅極一時的某某要人，不以一萬萬元的私產為自足，臨行時還要侵佔數千萬的現銀公款，然而他的出洋護照，究竟是不能不給的！

「竊鈎者誅，竊國者王」確是古今的名訓！

一般老百姓既無言論自由權，更不容許他們取締他們的公敵；然而他們的頭腦仍是有感覺的；他們的耳目仍是聰明的；他們也有相當長久的記憶力；他們也會以口述告訴他們的子孫。這些不平等的事實積得愈多，他們心裏的憤恨也就愈深；而且這一類的印像，又殘酷，又難受；深夜回思，確實不許謀國志士成寐的！官民不合作，上下不同心，民不聊生，國臨危亡；豈偶然哉！

我們倘是外來人，沒有主觀的偏見，專門推究事實的因果，便不難明白中國官吏特別貪污也有其社會背景，也有其必然的機械式的原理；而人民之詛咒痛恨也有他們的理由。在個人方面，誰都不應該接受嚴厲的責備，所應責備的是此種不良思想和習慣，亦可以說是一種不良的人生觀。

由這不良的人生觀所生的惡果，實際上豈僅上文所說的官吏的貪污；我們索性乘這機會，再敘述幾種目前中國一般人的通病，然後討論病因及其補救的方藥罷。

中國人是最要面子的，凡是外表的事情都願意努力。生了兒子，要擇個最好聽的名字；開個小舖子，也要先有一個好招牌；遇到人要稱其號，而不敢呼其名，以分其等級，表其面子；家境雖窮，然而送禮却不能不盡量敷衍；腰包無錢的人，若和朋友一同吃館子，總是不願直然請別人代他給錢的。大些說，某人接辦了一個學校，或管理一個城市，首先要注重外表工作。辦的倘若是一個大學，必先刷新校舍，油漆校門，最好是用極刻薄的手段——扣薪水，發彩票，減教員，賣地皮，用盡所有的法術，結果得到建

造新校舍的美名；這樣非但一手好字也能在到處校舍上照耀千秋（？）而且個人的經濟也會有辦法；不但可以攤罩無學識的視察員，同時還可以拿金光耀目的大廈來欺騙一般的青年，使他們見到棟宇巍峨的金字招牌，就會相信此中必有好貨，或就承認爲某某最高學府了！此外只有請些偏私的新聞記者，天天他刊登好消息，學校的生意就會興隆，校名也會招人重視，學校的地位，校長的地位，即能穩固，而且包你受到各方的好評。至於學校的內容，功課的內容學生的品格與學業，凡以辦學爲個人前進階梯者，那裏肯去留意一二分呢！

倘若有人要問：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是用老百姓的錢財，用苦工人的體力，用工程師的智識，以博得個人的榮譽。天下最取巧之事，無有過於此者！

倘若所治的是個市政府就非用十五萬元建築市政廳，特設跳舞台不可；至於本市小學欠薪五月以上倒是別人的事，不關痛癢的。在北平這樣衰敗，淒涼的城市，還有人不惜數百萬鉅款去修整牌樓和古廟，以光死城的面子！這真是無鞋的人先去購絲襪來穿了！這些面子上的工作固可歡悅一般遊覽故都的外客。但是我禁不住要問：柳條製成的糞桶——底邊流走着糞液，上面有千百蠅類飛舞發聲，臭氣傳於百步以外，——不問時地在街上車來車去。好面子的市府當局何以不感覺到此種有

傷面子（衛生方面暫時不管）的臭招牌呢？在卜等的遊客眼中，牌樓之美與糞車之臭相較又當如何？去年新生活運動盛行時，街上行車的秩序還好，現在所有的警察好像都呷了健忘水，只管自己安閒，不管路上車輛左右衝撞了。有人說：中國的法令，「初嚴，後寬，終廢」全部循環不過六月。真是一針見血的批評！爲什麼有幾分益處的面子事情，偏要不做，即做了也不能持久；有害無益的面子事業，倒做得格外起勁呢？因爲修牌樓易行，有功，而有利，取締北平的糞夫是要化力的。

我們倘若不是雙子，總會到處聽人家說：「敷衍他一下就不是完了罷？」「做人要會應付！」彷彿腳踏實地，有一句說一句，不會鬼頭，鬼腦應付的，便不能立足於人世似的。黨政機關裏有些事情固可以「敷衍」「應付」了之。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一般人們將這些手段用到教育上來。學生仿做教員而敷衍教員，教員敷衍學校，學校敷衍教廳，而教廳又想牠的敷衍和應付的辦法。這些時間，這些精力的確是白費了的，非但得不到一點好處，而且只能產生極惡的結果。民族自存的工作不是敷衍可以了之的，倘若我們不相信張天師的神符，而又否認班禪的佛法，那便也不應該如醉如夢地輕信那些最時式的好名詞了。能說一口敷衍話的人，其行動決定可疑；甚至有如偷了別人東西的，走出賊洞外面，便大喊捉賊！這當然是巧妙的方法，但不是挽救民族的方法。

一朝天子換朝臣。頭兒一經更動，尾巴便不能不隨着他跑。這是目前中國處世作事的常識（?!）

有的頭兒壞事做得太多，無門可入，只因尾部推得厲害，便不顧一切，胡幹一場。真所謂「一人做官抬舉一族」一方，因為要用私人，所以用的多半不能稱職；一方，因為是私人，格外胆大妄為。結果，弄得社會更加不安。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熱心，沒有繼續性的；這也不能專怪別人，實際上確有事實作證的。目前有些自認為有作爲的分子，喉頭發着苦幹苦幹的聲音，實際上，只是苦喊！他的作用只等於消災符，揮春聯和元旦送蠶花者的好話；以之安慰心靈則可，以之改進文化則不可。

總之什麼國運衰微，民族末路，只是一些表示結果的言詞，不是致此結果的原因。以上所述的貪污要面子，敷衍了事，引用私人，和主說不主做的種種民族的弊病，確有其久遠的成因，非一朝一夕所能致的。

我說這些毛病是由上述的偏倚的人生觀而來。因為過分追念已往而望未來，所以對於目前的工作，便無力主持，不得不以最簡便最不化力的方法了之；因為自知無能，又不願意賣力，所以想出敷衍的辦法來，比方真正辦義教是要費力的，假造學童名單去呈報，便比較方便了；因為實際工作，不論大小，都要耗費體力與腦力，與選擇好名字，製造好招牌相較確實差得很多，所以聰明人（？）便向後一方面進行了，因為本身沒有學識，不能作事，故怕別人打倒他，所以引用私人，偷漏公款，這是弱而黠

者的慣技。狡兔三窟，老鼠鑿洞是一樣的道理。

目前的中國好比一血氣衰弱的老人，整個機體都有毛病，要想實際工作，非但力所不逮，而且無此宏願。不得已，只有敷衍敷衍，吃日過日；今日預測不到明日！這都是忽視自身切實努力的惡結果。所以有些動作，在個人為獲利求進的捷徑，而整個社會就受了他的害處。中國人的私心發展得厲害，一切為公，為羣的好名詞只是一些無所代表的空字。而此私心之發展對於各個人本身的能力又大有關係：凡是身體愈軟弱，愈多病的人，自利心也愈大，體力愈好，才幹愈大的人，多半是比較有義氣，有公德心的。這是法國哲人居友的格言。那末，中國一般人又早婚，又沒有受相當的教育，家庭負擔又重，而本身的能力又弱，又要抽大烟，打麻雀：所以他們的自私自利思想是必然的。不從根本診治，多造監獄仍是沒有一點用處。

請閱漢口的

時代日報

定價外埠每月四角五分 地址漢口德潤里十六號

路易·巴斯德

陳兆熙

一 家世及其童年

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以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星期五) 生於法國多爾 (Dôle) 地方 (古 Franche-comté 省裏的一個城市) 一條製革街上的一個小屋裏。他的雙親貧苦而且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他的父親約翰·約瑟·巴斯德，在拿破崙的戰役裏以英偉立功，並受賜「榮譽軍」的勳帶，在廿五歲時，當他從戰場回來後，就到製革場去工作；製革是他的父親和祖父的老營業。他的製革廠在沙林 (Salins) 的富里安士 (Furiense) 河的岸邊。曠晨當他站在通到河的石級上，他常常注視到在對岸花園裏工作的一個少女。她名叫珍尼·羅姬，她的雙親是花匠。她謙恭、聰慧和仁慈。末了，約翰·約瑟·巴斯德同她成了婚。

這對少年夫婦後來遷到多爾，就在這城市裏生了路易·巴斯德。關於這對貧苦的夫婦是具着怎樣寬裕和高貴的心地，怎樣影響到這小孩子將來一生的品行，我們只聽到下面巴斯德自己一番景仰的讚詞，便可以明白了。

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七月，即在巴斯德已是名聞世界以後，多爾的市民爲要紀念他的功績就在他誕生的那小屋裏安置了一個紀念像。多爾的市長說：「在這小街上的這小屋裏，在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廿七日曾有一個孩子誕生，他日後成爲這偉大的科學世紀裏的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他由於他那極堪佩服的工作增加法蘭西的光榮，並且有功於全人類。」這演說辭大大地感動了巴斯德。他覺得大家所給他的榮譽都應該是屬於他的雙親的。他於是哭喊起來：「我的已經去世，可敬愛的父親和母親！您們在這小屋裏過着怎樣的貧苦生活！這是您們使我感恩不盡。我果敢的母親！您把您的一腔熱誠傳授給我；如果我曾經常與科學和國家的偉大性接近，那是因我的腦海裏充滿着您所啓示的感想。我仁愛的父親！您的生活是同您的營業一樣的苦；您曾經指示我忍耐和持久的努力的效果。我在日常工作裏的忍耐性通是得之於您。您不但有造成有意義的生活的品性，而且對於偉大人物和偉大事業有仰慕的真誠。凡事從高大處着眼，盡力的學習，永遠的力求上進，這些都是您的教訓：我的雙親，您們是這樣做人，上帝應該祝福您們，並且今天在這小屋子裏的一切敬禮都是對您們

實在的，從來對於父母的美德未有如巴斯德這樣敬服贊揚，對於父母的教訓未有如此奉行謹嚴，所以終其一生他是仁愛謙卑和熱心，不像我們有時對於一般偉大人物所設想的那樣驕矜冷酷和倨傲。他喜歡而且尊重兒童，並且提醒人家注意到在他們自己的家裏或自己城市的學校裏就可以找到將來的大科學家、政治家和英才。甚至當他成爲世界上的一個最有名的人時，他也從未忘記自己常是一個可憐的農家子。

常路易才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便把家搬到阿布亞 (Arbois) 郊外冠桑司 (Cuisance) 河橋邊的一所現成的製革廠去。路易和他的兩個妹妹都在這屋子生長的，他的雙親以後一輩子也都在這屋子過活。

路易最初進了阿布亞中學的附屬小學唸書。他並不是一個優異的學生；學力上僅是尋常程度，但當他進阿布亞中學時，那校長羅曼涅先生 (M. Romanel) 從他那緩慢精細的思慮裏發現到他蘊藏着深刻活潑的想像力。他常和路易說到巴黎的高等師範學校的情形。路易總諦聽得眼都差不多要冒起火來。

路易的父親是個很想求知知識的人，所以也就極力督促他的兒子的學業。他想他的兒子現在是

這阿布亞中學裏的一個學生，要是將來能夠在這中學裏當個教師，那是多麼快意的事，却從未想到在幾年後他的兒子的文章裏有些字是這中學的校長在字典裏還找不出來的。最後他決定把路易送到巴黎，巴滅先生（M. Barbet）的學校，好準備投考高師。

在一八三八年十月的一個下雨的冷天，路易同他的朋友柔爾·撥撒（Julce Vercel）同到巴黎去。路易就進了巴滅學校，可是他思想得慌，他雖然有求學的熱誠和苦讀的決心，無如為思家病所克服了，巴滅先生難免驚慌起來，遂請了路易的父親來把兒子帶回去。

不論怎樣為思家病所屈服，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終於曉得他如果要實現他的為益於國家和人類的願望，他應該準備在名教師之下苦心求學，他決定在他家裏附近的倍桑松（Besargon）中學準備投考高等師範。他在這學校裏，這樣努力，這樣謙卑和誠摯，遂使校中的師友同窗無不敬愛他。就在這倍桑松中學巴士德和查理·沙布衣（Charles Chappuis）成了莫逆之交。沙布衣酷嗜哲學和文學而巴斯德則醉心於科學和數學。關於路易的一切宏願，查理是個同情者。由此可知路易在年青時代便找到一般青年人所寶貴的東西——愛家，愛工作，對未來具有美麗的願望，和一個知交。在倍桑松中學結束了後，翌年路易就回到巴黎，巴滅學校去再讀了些日子，這回他不會有思家病了。年終的時候他以第四名考入高師。學校開學時他就急忙趕到巴黎去，比其餘的同學先到了幾天。

二 結晶學的研究工作

在高師裏，巴斯德便傾向於化學。他聽着當時大科學家杜馬斯 (J. B. Dumas) 的演講，心裏也就具有無限的熱望，要把自身奉獻於化學方面的研究。他常老在實驗室裏練習做實驗的技術。他特別喜歡研究結晶體。當他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結晶體對於折光的性質，在科學界裏是從未有所聞。他的實驗是這樣細緻，而觀察又這樣精微透徹，所以每次當他把實驗經過絲毫不紊地解釋以後，沙布衣總覺得他前途極有希望，總說大家可以瞧到巴斯德將來的成功。

在高等師範讀了三年以後，巴斯德經過考試及格遂獲有當教師的資格。但在沙布衣以外還有一個人注意到這熱心的青年學生，在未明事實的真相以前，是從不肯把這事實放鬆的。那就是當時名望赫赫的大化學家巴拉 (Berard)。他把巴斯德叫到他的實驗室裏去。在這裏巴斯德在結晶體的形式與本質方面做了許多重要的發見。他在科學上最初的成功是關於酒石酸鹽 (Tartarates) 的各種結晶形狀及其對於折光性的研究。

正在做完這個實驗以後，巴斯德的母親死了。他即刻不能工作，在家裏住了好幾個星期。在這時期中，巴黎幾個最負名望的科學家都在討論這個青年人和他的工作。就中有一個叫披奧 (Biot)

是個七十四歲的老翁，並不相信一個剛出校門的孩子居然能夠解釋老練的化學家所不能解釋的事實。巴斯德回到巴黎的時候便去見披奧並使他信服其實驗之真確。於是披奧遂拉着巴斯德的手臂說，「我可愛的孩子，我一生這麼崇愛科學，從未有像這種事實這麼感動我的心。」從此以後披奧愛巴斯德的情景簡直是父子一般。

三 在斯特拉司堡

一八四九年正月，巴斯德當了斯特拉司堡大學（Universit  de Strassburg）的教授，那時他才廿六歲在這大學時他和校長勞郎先生（M. Laurent）的一個女兒瑪利（Marie）發生戀愛。同年五月就結了婚。巴斯德寫信告訴沙布衣說：「我相信我將來是快樂的。我對於一個妻子所希冀的品性，她都具備了。您或者要以爲這是一個年青人在戀愛時代常有的傻話。不錯但是我並不爲我有半分的誇張。」時間便證明巴斯德並沒有誇張。巴斯德太太和她的丈夫一輩子是同甘共苦，分勞任怨的。一八五四年巴斯德在里爾（Lille）當理學院院長和化學教授。在這地方他是要去開始那令他名聞世界的工作。

四 發酵作用的研究

里爾是一個大農工業中心。巴斯德便因此開始研究發酵作用。發酵作用的意義雖已從他的實驗室裏揚溢出來，而泛濫到全世界，但我們爲要明瞭其價值，就應該知道在這以前，一般人對於發酵的動作是怎樣設想的。

自有世界以來就有發酵的動作。人類在學習做麵包、酒和啤酒時，便利用這種動作。但在十八世紀，一般人所曉得的發酵作用，就是在一種可以發酵的物質裏，如搗碎了的葡萄或麥芽，由於一種神祕的方法，糖便變成酒精和炭酸氣。

但是巴斯德並不是第一個表明發酵動作與生物有關的人。例如在一八三五年，兩個科學家，一個是在德國的司瓦恩 (Schwann)，一個是在法國的卡尼亞·拉都 (Cagniard-Latour)，幾乎同時在顯微鏡下觀察那些用以製造啤酒的酵母菌。他們看到酵母是由許多能夠自己繁殖的小球狀物體組成的。這些小物體是以出芽方法生殖，即自一母體生出一芽，而後芽斷遂成爲兩個新體。此新個體仍以此方法生殖下去。唯有生物——即動物或植物——能自己繁殖。所以酵母菌的確是些細小的植物。

司瓦恩看到須有酵母的存在時，糖在水裏才能夠發酵，並且說酵母菌對於糖的作用，乃是發酵的原因。這種解釋是正確的，但許多的科學家，尤其是利畢克 (Liebig)，却譏笑他把酵母認做了發酵

的原因。

在這時候，一般關於發酵的見解是爲利畢克所左右的。利氏以爲發酵作用是有機物的一種特質，而發酵過程中的變化却是屬於死的本質；巴斯德的實驗却是要表明在發酵過程中，生活生物所担任的工作非常重要。這兩人對於發酵作用的見解從來就是相反的，據巴斯德的意見，發酵作用是一種生活的現象，並且需要生物參加，才能實現。

但過不了許久，事態便有分曉。這受着冤抑的酵母植物便重新得到巴斯德的擁護而得仍露其頭角。他覺得發酵這件事該是這麼重要，所以他寫信給沙布衣說：「我正盡力從事於發酵的研究，因爲它們與那不可窮探的生與死的神祕有關，所以極爲有趣。」

巴斯德開始他的發酵研究以幫助里爾的一個釀酒家，因爲這個人所製造的甜蘿蔔酒精發生了毛病。積年累月，他苦幹下去，自己常感覺到距大發明的境界不遠，但也覺得所有他的理想定不爲人所諒解。他擴充了他實驗的範圍，兼去研究牛乳發酵的原因。他做這個研究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爲利畢克和他的門人等曾經問：當我們看到許多種的發酵——例如牛乳的發酵——中並不藉酵母之力，那麼我們爲什麼要把酵母菌看得這麼重要？

巴斯德見到牛乳變酸的時候在牛乳瓶底或周圍便發見有由灰色的東西形成的小塊。拿到顯

微鏡下來看時，這些灰色的小塊乃由些比酵母菌還小得多的圓球形東西湊成的。他把這灰色東西拿了些少放到別的它們可以生長的液體裏去，看到發酵作用也在那裏進行。這灰色東西便因此可以叫做牛乳的酵母。

我們已經曉得酵母菌是一種植物。這牛乳的酵母也是屬於植物，不過是比較簡單或下等的植物，叫做細菌。

往下的問題就是：「酵母菌在發酵過程裏所擔任的究竟是什麼工作？」

「也不過如一般生物所擔任的，即如我們一樣。」巴斯德說，「酵母菌把糖吃了，一如我們吃我們的食料，然後把廢物——酒精和二氫化炭——排了出來，亦如我們的身體把不能利用的殘餘食物排了出來一樣。」這問題便算解決了。發酵作用是由一種特別的酵母促成的。

這是他關於發酵研究所做到的第一步重要工作。在一八五七年他便把牛乳發酵研究的結果寫成一文，叫做 *Mémoire sur la fermentation appelée lactique*，交給當地的一個學會，這篇文章便是生物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的標誌。

到了這個時候，巴斯德便被請到巴黎他的母校——高等師範學校——去當教授，他的其餘的科學生活也就在巴黎過的。在這學校裏，他有許多的職務，而他仍在一間舊屋頂室建設一個小實驗

室以繼續他的發酵研究。他最初研究結晶體時是個實驗物理學家。自從研究發酵作用便成爲化學家。直至做牛乳的發酸研究時才使他得到應用顯微鏡的技術。他的顯微鏡技術的發展使他成爲一個奠定細菌學基礎的人，實際上，也是歷來的一個大生物學者。

在一八六〇年法國科學院給他實驗生理學的獎金，因爲他的研究對於人類是有很大的價值。

五 自然發生

他的酵母的研究把他捲到自然發生爭論的漩渦裏頭去。自然發生從來就是辯論的好題目。問題就是所有的生物是從那含有胚芽的種子或卵來的，還是生命可以從無中生來，換言之，即自然發生？

在這以前，詩人，自然科學家，哲學家都曾相信過生物是自然發生的。例如他們以爲腐肉裏所見的蛆就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的，但有一個意大利人，名叫烈第（Redi）却證明這種觀察的錯誤。他把一塊紗罩放在肉上使蒼蠅和肉不能接觸，蒼蠅被肉香所引誘飛來，但所產生的卵只能在紗罩上。後來從這些卵便生出許多小蟲——所以蛆是從卵來的。它們並不是無中生有的。

這個實驗便是以後多少進步和改良的起點。往後在十七世紀顯微鏡發明了，大家就爲那些在

一滴水點裏或含有有機物的液體裏藉着顯微鏡才能看到的微生物所迷惑了。由此，大問題便發生了：「它們從什麼地方來的？」那班聲譽卓著的科學家也都各爲一方參加這個熱烈的辯論。

巴斯德，卽如他的先輩司巴蘭差尼（Spallanzani），現在就要做一種證明這舉世所否認的工作。從他們對於酵母的長久的研究，巴斯德知道每種的發酵作用是由其特有的生活酵母所促成。現在他要進而證明每種生物，不論其如何細小，是由這種生物所特有的胚芽或種子產生出來的。照論理來講，這種工作是不可能的，但科學並不是論理。在幾年間，由他的研究所表現出來的，便把自然發生學說推翻。今日的生物學家都承認在相當的實驗所能證明的範圍說，所有的生物都是從生物來的，而且從來也是這樣。以前一切的疑難或誤解都是因於空氣中有攜帶生物的胚苗的緣故。

巴斯德因此便先要去研究空氣。他首先用棉花來把空氣濾過。其法用一玻璃管將其一端塞以棉花，然後於另一端將空氣抽取，空氣經棉花塞而過，塵埃則被阻於塞上。若將棉花塞浸於水中，則可見有許多圓的或長的小生物沉放於盛水之瓶底。此等生物與在發酵中之物質所見到者相同。在另一方面，他又做一個實驗。在一玻璃管中塞了兩道的棉花，然後仍由一端將空氣抽取。結果在外端的棉花塞因被阻留有塵埃而變黑，另一個棉花塞，則仍保持白淨。將此白棉花塞浸於水中，則未見有生物之踪跡。由此可知未經過濾之空氣，含有微小之生物，過慮後之純淨空氣，則不含有生物。

但反對的人還有可說的話：「不錯，你所顯示的物體固然是在空氣中的，但他們並不是生的。我們在發酵中或腐敗中的物質所看到的生物並不是由這些殘體產生，乃是由更細微的東西產生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巴斯德又找到一個完滿的解答。一個簡單無比而却極巧妙，使他獲得勝利的實驗，便把這件事完結了。他把一種可發酵的液體放到一個細頸瓶裏去，然後把這狹長而且是開口的瓶頸彎成S形。將這瓶並其內含物熱至沸點，過相當長久的時間後，乃將熱源除去，讓這瓶東西靜置於安靜的空氣中。這瓶東西在這樣的環境裏就是經年疊月也不發生變化，其內含物從不發酵。以後把那細頸鋸斷，使瓶內的液體可直接接受了從大氣中掉落下來的塵埃。在幾小時以後，那液體便發了酵。在顯微鏡下一看，這液體便含有許多的生物了。（見 *Mémoire sur les corpuscules organisés qui existent dans l'atmosphère*, 1861,）

這個實驗的成功就是自然發生說的覆滅。從此以後，科學家從各方面證明如果用了相當的謹慎去排除或毀滅生物及其卵、孢子或種子，便永不會有發酵、腐敗及其他小生物的產生。這種事全是防備適當的問題，而適當的防備又是技術上的問題。

就這樣，巴斯德證明一般人在顯微鏡下看到而認為疑難莫解的微細生物乃是從空氣裏來的。

並證實他的「每個生物是從一個生物來的」(Omne vivum e vivo)的話。

巴斯德的意見並不登時為一般人所接受。當時同他爭論最劇烈的要算是蒲雪(Pouchet)教授一個很有名的自然科學家。蒲氏用許多的研究想去證明發酵或腐敗時所產生的微生物是自然發生的，而這樣的發生正是由於化學的變化；生物乃由現存的有機物質分解後製造成的，發酵作用就是這種製造程序的初步。就這種學說的觀點看來，巴斯德的發酵作用的實驗當然是無理的胡鬧。蒲氏又想用各種方法去推翻巴斯德的各種實驗，他想證明生物不能忍受乾燥的環境，生物並不如巴斯德所稱的散處於空氣中，牛乳雖經煮沸過仍會發酸。關於他們兩人怎樣為要證明空氣中微生物是否存在，而至高山上收取空氣，巴斯德怎樣找出有些生物能夠忍受水的沸點的溫度而不致死亡（這事實便解釋怎樣煮沸的牛乳仍會發酸），巴斯德怎樣想出巧妙的儀器去證明他所說的「促成發酵的生物常是從外間的空氣來的，和把實驗的液體煮沸並把與此種液體接觸的空氣燒熱可以獨免生物的存在」的話，我們為時間所限也不及一一細表。只是到了一個時候，這兩個反對者便只有在法國科學學院公開做實驗以求公判了。巴斯德的實驗即時使一些前進的會員，如糜納·愛德華(Milne Edwards)、克羅特·倍那(Claude Bernard)及化學家柴夫洛(Chevreul)信服。蒲雪也有他的贊成者，尤其在受過科學教育和半受過教育的民衆裏，他得到許多的附和者，這

般人以爲自然發生是有『哲學上的需要』爲生命的來源之自然科學的解釋所必需的。關於生命的來源一點，巴斯德以爲已成過去不能知道。在此兩方各有爭執的環境之下，除非巴斯德能將其理想見諸實驗，及大規模之實用，這種問題，便無從解決。由於巴斯德往後繼續的奮鬥，不斷的做出種種實驗來證明他的見解，才使自然發生在現代的生物學上完全失其存在的可能性。

六 酒病

巴斯德現在回頭再去做酒的研究。好多年來法國的酒常發生毛病。酒正如動物和人類，也會得病。它們變成膠粘，酸或苦，並且有一種不好的味道。這麼一來就沒有人要去飲它們，造酒的人便大虧其資本。當巴斯德在顯微鏡下檢驗這些得了病的酒時，他不僅找到小的酵母植物而且尚有細菌。『這些小短棒狀的生物便是你們的酒的病因』。巴斯德對造酒家說：『它們從空氣中進到酒裏去，如果當時的環境是適宜於它們的生長它們就開始另一種發酵作用正如正常的酵母菌在開始健全的發酵作用。』他以後告訴那些造酒的人怎樣去把酒熱至相當的程度便可以把產生疾病的酵母殺死而不致損壞到酒的香味。這種把液體加熱到一定溫度足以殺滅這液體裏的一切有害的微生物的方法就因此叫做「巴斯德消毒法」(Pasteurization)。

七 傳染病的新理想

「如果細小的生活是與酒裏的病有關，他們怎麼不可以與動物和人類的傳染病有關？」讀者們，你們不覺得這問題是多麼重要嗎？它的答案必須是要把以前關於疾病的臆想都完全推翻的。從來沒有人聽見過微生物是疾病的原因。當巴斯德看到生活的酵母能使酒致病時，他才得着一線的光。他不能不相信如果有些不需要的酵母使酒生病，一定也有些別的使動物發生某種的病。巴斯德就此提出微生物或酵母致病學說（Germ or ferment theory of disease），把一般內外科的素習都革了命。

（下期續完）

面 幕

面紗裏女人底眼睛永遠都很漂亮，
遮蔽在無花菓葉底下的最爲巖惑。
預言常採取謎似的話語而言因此可尊，
沒有詞句的歌兒纔頂動蕩人魂的歌兒。

諸候譯自生田春月的象徵的烏賊「詩之死」一章

未來世界的法則

(譯自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的 *Mercur de France*)

法 G · 杜亞默爾作

在有機物的發展中，最神祕與最可注意的東西是相稱與限界的規則。一個活的細胞藉母細胞的分裂而誕生。由此，牠開始靠着自身生活，換句話說，牠採取食物，自行改變，牠消化，排泄並獲得牠的一切特性。牠不斷地增加體質，待到一個時候，牠即停止牠的擴展。人們或者會相信牠已遇到一種不可見的障礙了。其實，這障礙不是外部的而是內在的。細胞已遇到牠本種的界限。牠永不能越過牠們。如果情況是順利的，牠即裂成兩個小細胞，於是同樣的作用又重新開始。當重複無數次的分裂達到夠多的時候，當細胞構成牠們所應構成的大堆，形成一個機官或一個生物的時候，牠們的繁殖就立刻停止了。

說這是定命論是無益的事實非常明顯：生命被非人類所製造的，和非人類所了解的法則統治着。人類回然不了解牠們與未曾確定牠們。但我們至少能感到牠們，並對牠們表示一種隱約的尊重。

可惜人類此後所投入的道路並不如此。

人類——生物的一分子——的事業，即使部分地由非活的物質組成也參與生活，必受生活的法則支配。人們或者會懷疑這點。今日幾乎一切人類的創造都似乎向這些還很昏暗的法則冒昧地挑戰，這些法則將來必有一日會被兒童如現在在學校中學習初步知識一樣的學習。為數量這幻象——對這一切精神健全的人都已發表他們的批評了——所欺，人類還繼續嘗試只有利於倨傲情感的經驗。

一九二九年，當我從美洲回來的時候，對於產生我們大汽船，數十層大廈甚至大帝國的野心競爭，我曾發表過我的感想。批評界——我應該說麼？——並不容恕我。對我的責難可以分成兩種，雖然牠們有時是出於同樣的人們。牠們一方面責我反對競爭與偉大的正常願望；另一方面，牠們又對我肯定在這些外部的，與我們機體無關的建築，只能應用建築學與秩序的原理，不能有別的問題。

第一種反對恰觸到我的傷處。我是愛好偉大的。可是，我不在附屬的事物上去找牠。舉一個例說，在貝多芬（Beethoven）的第五交響樂中的確有偉大的存在。這偉大只在作品由少數音樂家演奏的時候，纔能感到。倘若集合一百左右的樂器演奏師，人們一定能得到非常有利於作品根本偉大的情況。如果集合五百至六百演奏的音樂家，人們就有機會激起錯亂並使聽者失去作品的領略。這

裏有應該明白與尊重的界限。

我不是數十層大廈的敵人。我是和諧建築物的朋友。我不是大汽船的敵人。我是好汽船的朋友。如果汽船同時是大的與美的，我即感到快樂。可是我要切實地說：我們須想到界限，我們不要為競爭，聲勢與好戰等問題所迷惑。我們應該尋覓法則。

就在這上頭，人們重複地對我說：沒有法則！

請你們不要肯定罷，不然，你們就錯誤了。很多現象，很多事變，每日在觀察者的眼前顯出這些法則的存在。牠們等着天才的人不久來宣告牠們。

不列顛的帝國，就望遠鏡的觀察者說，是一個實在奇怪的細胞。牠將死於無連絡。牠循着生理學的法則：牠會自行分裂。牠產生許多獨立的細胞，後者將一直發展到遇着牠們固有的界限。

關於建築物，汽船與大城的法則還待着人們去發現。現在的確是思考牠們的時候了。例如對於城市，最好是不要等待戰爭或革命時勢必要發生的可怕的混亂。就生理說，近代諸大城似乎不能抵抗最輕微的紋亂。一個壯健的與適宜的機體應該抵抗而且如我們所知道的能抵抗疾病，傷損與飢饉。我不相信，在事物的現狀中，如芝加哥這樣一個奇怪城市有稍微抵抗精神或物質混亂的能力。

我十二分切望的這些法則將被人類學家，生物學家，物理學家，社會學家或別的尚無名稱的某

種科學的開創者發現麼？我們絕不知道。在有些場合，現在已被認識的物理法則的簡單應用，就會使精神獲得休息。我將舉出一個例來。

我剛才曾說到合奏的諧和，「假偉大」的信徒們能期望樂隊數目無限的增加，爲什麼？爲着國家的聲勢或無忌憚的廣告的打算，例如爲什麼不使二千或三千的音樂家一起演奏呢？回答是很簡單的。每一演奏者既有必需的位置，太大的樂隊所將佔的面積又如此廣大，以致同時發出的聲音不能同時達到聽者的耳朵，在這些情況中，一種準確的演奏需要非常複雜的組織與調整，在這之前，我說日耳曼的天才——雖然固執地愛好至大的表現——確實沒有失敗。

我不相信我們應該因愛好盛大而固執地追求空虛的，使我們離開世界深刻與真正有效之智慧的勝利。我們不應該做漸漸更大的，應該做漸漸更公道的，爲着這，應該發現法則並慎重地觀察牠們。

鄭紹文譯

克魯泡特金眼中的高爾基

黃 葉

爬到藝術最高峯的新俄文壇的巨人高爾基，本年六月十八日，結束他的「海燕」一般的生活離開我們這世界，死去了。因了他的死，全世界同情於他的都爲他致哀；在我們中國，從各種文藝刊物裏，也見到許多文章哀悼着他的死，這些哀悼他的文章，雖然都一致地沉痛地訴述着高爾基的偉大，可都沒曾說出高爾基的偉大究在什麼地方？因此，在這裏便有將一位偉大的革命者對於高爾基瞭解得最深的輝煌的論見介紹給讀者的必要。

這偉大的革命者，就是世人尊爲科學的無政府主義之父的克魯泡特金。

本來，克魯泡特金並非文學家，但他的學識，非常淵博，有人說，他本身就是一座大學。所以，對於文學，他雖然以一個偶然的機會由講演形式發表了他的意見——事後將這講演稿整理起來出版時，便成了一部在俄國文學上永遠不朽的名著：俄國文學之理想與實際（中譯本有兩種，都改名爲

在這部名著裏，克氏用了很多的篇頁評量着高爾基的天才。他對於高爾基的評量，距今雖然有三十五年，然而在現在仍被人認為是不朽的定論。

在以上所說的著作中，克氏論到高爾基時這樣開頭：「很少的作家曾如馬克森·高爾基那樣迅速地便建立了他的名譽的。」當這時候，高爾基才只二十幾歲，一般的講來，或者有人以為克氏對於高爾基「離開說出他的最後的話語的時候還遠着。」但是，關於這一點，在高爾基參加了一九〇五年俄羅斯革命運動以後，克氏於此論文完結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許多年來他的作品便失掉了他早期小說中所有的那種新鮮與感印，直到在他回到俄羅斯以後所發表的童年裏面，他才再度地顯示了從前所曾提到的那種創造的崇高的品質。」如此說來，可見克氏對於高爾基的論斷，乃是並不過早的。

對於高爾基早年所有的作品，克氏一再地這麼稱讚着：認為他的作品不僅形式非常美麗，而內容也充滿了力量與勇敢，以及人類的複雜的與矛盾的情緒之精巧的分析，與自然風景之美妙的描寫，這都使得他的作品在藝術上成為獨創的，新鮮的，在當時是可謂並世無匹的傑作。至於作為他的作品之基調的「反抗者」的精神，尤為克氏所稱道。為什麼呢？因為俄羅斯十九世紀各大文豪所有

的作品的基調，從普希金，果戈理，以至杜思退夫斯基與契珂夫等，都鳴奏着一種被稱爲是俄羅斯文學之特性的「悵鬱與悲哀」的情調。例如萊維托夫的「絕望之沉醉」，屠格涅夫的「自我譴責」，契珂夫的「悲哀的譏諷」，與杜思退夫斯基的「以無救援爲德行」等等。這些，在高爾基的作品中，無論如何，都是絕對不會有的。他是從「悵鬱與悲哀」的氛圍中解脫了出來，所以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怒吼着「反抗」，「反抗」，「反抗」，正與契珂夫等人相反，潑辣地表現着「發怒的反抗」。克魯泡特金原是一位富有反抗性的偉大的革命者，因此便分外地賞識了高爾基所有作品中的反抗者的精神。

自然俄羅斯的文學，因各種環境關係，不僅在十九世紀時代的作品，卽在此時以前的民歌裏面，也都具有着「悵鬱與悲哀」的氣分，但是，到了高爾基，在他的作品中爲什麼會發出那種驚人的反抗的怒吼呢？這個，在克氏的這部名著裏，有很多地方，都會說及。例如在本書的序言裏，克氏說：「……契珂夫的悲哀的譏諷與高爾基的發怒的反抗，乃是實際生活之必然的表現。」

所謂「實際生活之必然的表現」就是指着高爾基的出身是游浪者，游浪者的生活是「與一切正規的社會破裂了，從不接受一種恆久的工作之桎梏，如那黑海的商埠的「無家者」一樣，祇隨他們自己的要求而隨時勞動……」因此在他的小說中，「他的游浪者從來不訴苦。」並且覺得

「哭與訴苦都是無用的——那並不能給你以什麼好處。」

「在科羅華洛夫裏，高爾基自己寫出了他的游浪者英雄之心理，或好一點說部分的心理：……在那些城市貧民窟中所養成的褻褻的、飢餓的、苦惱的半人半獸的人們的中間的一個智識者，」
「往往是一個不能歸入任何階級之中的一個東西，」
「失去了一切的停泊處，與一切對抗着，而且預備着以他的對抗的力，苦惱的懷疑主義來推翻一切事情」的一個人。」

「以俄爾洛夫之一家的俄爾洛夫來作個例子罷。」我的靈魂在我的心裏燃燒着，他說道，「我需要空間，使我的力量得以充分地震動。我覺得在我的心裏有一種不可克制的力量，設若虎列拉會成爲一個人——一個巨人——毀善牠是伊利亞·慕洛麥茲自己——我也一定要去闖闖牠的。我一定要說道：讓我們來死鬥一場罷，你是一個力量，而我，格利西迦·俄爾洛夫，也是一個力量，讓我們來較量誰個強些！」

一句話，在高爾基的作品裏都有這種堅強的富於反抗力量的人物，而這些人物的模特兒顯然都「是從他一同生活過的那些游浪者中得來的，」過着這種實際生活的人如高爾基者，他寫作的時候，當然是要把他的生活的經驗表現在他的作品裏面，——這就是高爾基的作品爲什麼會發出那種驚人的反抗者的精神的原故。

至於俄國那時的智識分子的作家，爲什麼不能產生如高爾基那樣富於反抗精神的作品，而只能產生具有「悵鬱與悲哀」的東西呢？關於這一點，克魯泡特金於論高爾基的作品中爲什麼不從智識者中取出他的典型時，曾說：

「高爾基知道俄羅斯的智識者是如何地受害於此種報怨的病症，他知道在他們中間，那種挑戰的理想家，真正的反抗者，是如何地缺少……因爲他想到他們是太易於成爲「生活之囚人」的。」再，我們從高爾基的許多作品中對於當時的智識者所懷的輕蔑態度裏也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在華倫迦·俄勒蘇華之中，高爾基表現着他對於我們的時代之一般智識界的種種輕蔑。他介紹給我們一個滿有生命的少女的最有興味的典型……她認識了這麼一個知道而且稱讚着高尚理想，但却是一個弱者，完全沒有生命之力量的一個智識者。」這雖然是克氏評論高爾基作品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的話，可是移在這裏，正可用作俄國那時的智識份子的作家爲什麼不能產生高爾基那樣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品，而只能產生具有「悵鬱與悲哀」的東西的一個確切的說明。

此外，關於高爾基的游浪者的反抗精神，克魯泡特金也曾論到，他說：高爾基的這種反抗者的精神，「並不是一個只看見自己狹窄自大主義，而把自己幻想作一個超人的尼采；設若要創造一個真正的尼采式的典型，一個智識者的「病態的野心」是必要的。」不過，克氏接着又說：「在高爾基的

游浪者裏面，正如在他的許多最下等婦人裏面一樣，有那全不適合於超人的自欺的單純與那種偉大性之閃光。他並不理想化他們，而使其成爲真正的英雄……：那游浪者仍然祇是一個敗北的生物。」

高爾基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寫的各種人物，無疑的大都是他所喜愛的典型，但是他爲什麼「不理想化他們，而使其成爲真正的英雄」爲什麼却使他的「游浪者仍然祇是一個敗北的生物」對於這些問題，克魯泡特金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了，他說：「在這等地方，高爾基是一個過於偉大的藝術家，倘若有人以這問題去問他時，他的回答也許是，那些事情，在實際的生活上，是不會出現的。如伊利亞（三人中的人物）那種夢想着「商人的純潔生活」的人，是不會參加工人的運動的。所以他寧可給他的英雄以一種很失望的結果——使他在打擊着那警察官的時候，顯得可憐而微小——這雖然是轉換讀者們的同情於這個婦人的身上來——而絕不願使伊利亞在那罷工的戰鬥之中成爲了那麼特色的一個人物。設若能夠把伊利亞理想化得如此之多而不致超過了理想之允許的限度，高爾基或許已經那麼地做去了，因爲他是完全同意於那種寫實主義的藝術中的理想主義的：……」據我們現在看來，克氏所擬想的關於高爾基的回答是恰恰如出自高爾基的心坎，因爲他後來在許多論文中都曾間接地或無意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例如他對現實主義的定義，說是「具有人類

及其生活條件的真實性的那種無粉飾的描寫。」又在文藝談裏說：「真的藝術，具有擴大誇張的法則……而且是客觀的諸事實之全合法則的，必然的，詩的誇張」等等。這裏所說的，不正是阿克氏上面所說的「那些事情，在實際的生活上是不會出現的。」和「不能超過理想之允許的限度。」的這些語意相同麼？所以我說阿克氏所擬想的關於高爾基的回答是恰恰如出自高爾基的心坎。

至於阿克氏所說的「寫實主義的藝術中的理想主義」這原是阿克氏在他的著作中，從開頭一直到完結，評量俄國十九世紀各大文豪的一種標準，換句話說，這是阿克氏理想中的創作方法，他在本書（俄國文學之理想與實際）裏企圖用這種創作方法的理想，來評量十九世紀各大文豪的作品，並認為在高爾基以前的各大作家從普希金，果戈理起，直到杜思退益夫斯基以及各民衆小說作者為止，他們的作品創作方法，雖然都趨向着這個理想，可是沒有一個曾經圓滿地實行牠；然而到了高爾基，阿克氏却說：

「高爾基是一個大藝術家；是一位詩人；但同時他也是最近半世紀來，俄羅斯的許多民衆小說家的產兒，而且，他也利用了他們的經驗了，他把那些俄羅斯小說家們所努力多年的那種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可喜的結合，最後地得到手中了……」於此，可見克魯泡特金是怎樣在推重高爾基啊！

談到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結合的問題，我們就想到新俄今日最流行的一種嶄新的創作方法；這就是社會的寫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可是我們應知道，早在三十五年以前，克魯泡特金便提出這個創作方法，而且用牠來評量俄國十九世紀的各大文豪，並且認定十九世紀俄國的各大作家，一致地都是朝這目標努力，而高爾基利用了他們的經驗，最後實踐了牠。

本來，在過去，人們一提到寫實主義，就存着過去法蘭西的寫實主義的觀點，以為寫實主義，是極端排斥理想的，其實，據克魯泡特金說，寫實主義在法蘭西是一種必然的反抗，在俄國却是不必要的，所以俄國的寫實主義，從普希金或果戈理起，「已經顯示給他的後來者應當怎樣運用着寫實主義於牠的更高的目的，而不失其深邃之任何一點或停止為人生之真正的再現。」這即是說，俄國的寫實主義並不排斥理想的，而是要符合於實際的生活適當地容許理想的成份在寫實主義的裏面。關於這一點，高爾基，在他的錯誤裏更強調着這個要求（以下單括弧內都是克氏所引的話）

「今日的輿論（俄羅斯社會的）之不能堅固的緣故，乃是由於理想主義之被輕忽。那些把浪漫主義放逐出人生的人們，把我們剝奪了，使我們週身一無所有——這便是我們所以彼此不感興趣的緣故。」

高爾基為什麼這樣強調着在他的作品裏面要有理想的成份呢？這我們便觸及高爾基的藝術

觀點了。原來高爾基在讀者裏面曾經這樣說過：

「文學的義務乃是在於幫助人類去明瞭他們自己，增加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信仰，而發展他們對於真理的渴慕；使他們與人類的壞處戰鬥；找尋人類的好處出來，並且還覺察他們靈魂中的羞愧、憤怒與勇敢；簡言之，便是作一切的事情，使他們偉大地堅強起來，並且能夠以一種美的聖潔之精神，興起他們的生命。」所以，「依我想……我們應當再有一次的夢想，再有一次的我們的異想與幻像之美麗的創造，因為既經建立起來的這個生命是太缺乏色彩，太朦朧與太黯淡了。」

同時，高爾基認為理想「比較日常生活更好」，更能激勵人的靈魂。所以高爾基的作品，在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結合的創造方法這一點上，較之當時的俄國其餘作家們運用得更為充分更為成熟者，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遇合。

但是，據高爾基自白：「我從我自己發現了。」他說：「許多好的感覺與欲求……——一種完美、清晰、包羅生命的萬象的思想——我却從我自己找不出來。」據克魯泡特金說，高爾基之所以不能創出一篇較長的性格小說者，除了「是太過於誠實的一個藝術家，他不願「創造」出那些他的主人公的實際生活所不會暗示給他的那種結果」這個解釋以外，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原因。

不僅如此，所有高爾基當時的作品，據克魯泡特金看來，雖然較之當時及其以前許多作家是進

步了，但並未完全達到文藝上最高的理想的目標。因此，克魯泡特金於論高爾基的這一篇文字的末了，以期望着他自己的問題，期望着高爾基：

「總之，每一個人都感覺得高爾基離開說出他的最後的話語的時候還遠着。問題祇是，他能否從他現在所常見的那種社會階級之中發現出來他所最能了解的典型之更前進的發展——這種發展無疑地是存在着的，他能否從牠們找出更深刻的材料來，以符合於產生他一向的力量的那種美麗的信條。」

一九三六、七、二四，於上海。

有些民族，在相當的時期，如果沒有除舊佈新的力量，自動的割愛，拋棄那些「已死的事業」不久就會消滅的。

這些民族，如果覺得要「保全國粹」纔能圖存，一定「完了。」趨向進步及新生的大潮流，不久會使他們毀滅，代以較新的民族。

來費爾 (Jean Revel)

閒話蟋蟀

西 籍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秋天是鳴蟲最繁盛的季節，螽斯、絡緯、紡織娘、叫哥哥、蟋蟀、蜻蛉、油葫蘆、金鐘兒、樹鈴子等，都在這時候奏起各種美妙的音樂來。故古人有「以蟲鳴秋」的話，鳴蟲實在是秋季的報知者，秋情的挑撥者。

在這些秋季的鳴蟲之中，要算蟋蟀為最普通、最可愛。牠的形體巧小玲瓏，音調幽雅悅耳，飼養既易，產地又廣，無論階下牆角、水濱田畔，一到秋夜，隨處都可聽到牠的唧唧矍矍的鳴聲，似訴哀怨，似招愛侶，似喜夏去，似惜秋殘。當我們獨處空房，或漫步於郊野時，牠的柔和清越的鳴聲，尤足以慰岑寂而助遊興。

古來關於蟋蟀的詩詞，大都是帶着感傷的氣分，如：

「暗蛩唧唧夜綿綿，正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床前。」（白居易：聞蛩）

「終生不知有陽春，鳴盡三秋抵死身。空學機聲驚嬾婦，叨爲琴韻伴佳人。清風明月淒涼夜，疏雨殘燈寂寞聲。聞怨離愁都付汝，啾啾仔細訴蒼旻。」（佚名詠蟋蟀）

「庚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月，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姜白石齊天樂詠蟋蟀）這固然是作者心緒的表現，而悲秋的传统觀念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蟋蟀屬直翅類蟋蟀科，別名促織，一作趨織，又稱吟蛩。英語（Cricket），法語（Cri-cri）這是照牠的鳴聲而命名的。凡昆蟲都有三對腳，蟋蟀是昆蟲，當然也有三對腳。最前面的腳的脛節上部內方，生着附有薄膜略成橢圓形的小孔，這是牠的耳朵。牠的腳有一種特殊的裝置，當敵人僅僅攫住牠的一隻腳時，牠便輕易地棄了那隻腳而逃走，頗有「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風，這叫做「自切」作用。蟹的腳和守宮的尾，因逃命而「自切」之後，能夠再生，但是蟋蟀因爲壽命太短促，脫下的腳不會再生。牠的腹部末端有尾毛一對，雌的在尾毛的中間另具一根鎗狀的產卵管。雌雄的後翅都已退化，只留一些痕迹，故不能飛翔。前翅：雌的祇有網狀脈，雄的還有波狀脈。翅脈結構複雜，用顯微鏡觀察起來，好像奇妙的圖案。

由於雌雄淘汰的結果，蟋蟀也與別的鳴蟲和歌鳥一樣，只有雄的能鳴，雌的不能鳴。雄蟋蟀的右前翅內側有粗糙的鏈狀部，左翅有起皺紋的硬質部，右上左下的疊着。兩翅稍稍舉起，互相摩擦，就發生清朗的聲音。牠的歌鳴的主要目的在於招引異性，我們依了牠的鳴聲，把磚石或落葉撥開去看，常發現在那裏有雌雄一對。

蟋蟀多穴居於牆腳的石隙中，或向陽的隄岸上，穴的內部雖然不見得怎樣宏敞，却修拾得很整潔，外面往往掩着一叢青草，當作屏風。每當暮靄蒼茫，更無人靜的時候，蟋蟀便在這樣安適的住宅中彈奏戀愛的曲調。法布爾在他所著昆蟲記中讚美蟋蟀造巢的能力，把牠寫成一個愛整潔、惡煩囂、有安定的家庭的隱士，是很有理由的。

除了交尾的時候以外，穴裏總祇住着一個蟋蟀。雌蟋蟀當性慾衝動的時候，依着鳴聲的指示，走到雄的那邊去。雄蟋蟀於是更加用力歌唱，以博雌蟲的歡心，接近她的身邊，以尾部向她挑撥。到了相當的時候，雌蟋蟀悠然爬伏在雄的背上，雄的把交尾器中所挾着的精球，從下面注入雌的產卵管中；這樣一剎那間就完成了交尾的行爲。交尾之後，雄的往往毫不抵抗爲雌的所吃，因爲雄的已盡了維持種族的義務，沒有生存的必要了，這是生物界中爲性愛而犧牲性命的一例。

蟋蟀產卵時，把產卵管深深地插入泥土中，細長的卵就像連珠般的射出來。隔了一會，把產卵管

從泥土中拔出來，稍休息後，再插到別處去。連續數次，產出的卵排列成羣。一隻雌蟋蟀大約要產三四百個卵，她不久也因飢寒而死亡。這許多的卵在變做成蟲之前，還要經過嚴酷的天然淘汰。所留下的卵到次年初夏孵化為幼蟲，樣子和兩親差不多，只不過缺少翅和產卵管而已，並不像蠅和蝶等要經過毛蟲、蛹、成蟲的三度變態。所以蟋蟀在發生學上是屬於「不完全變態」的一類。幼蟲脫離卵殼以後，立刻和頭上的泥土開戰，用顎咬咧，用腳掃咧，費了許多氣力，終究達到地面與空氣和陽光相接觸，於是這個孤零孱弱的小蟋蟀已投入危險的生存競爭的場中了。幼蟲起初是潔白色的，經過二十四小時後，變成黑檀色，此後再經七八次的蛻皮，身體的各部才發育完全。變成成蟲之後，經過五六日即能鳴叫。這時期大約在立秋前後。

秋天捕蟋蟀是兒童在一年中樂事之一。好玩的兒童在晚上拿了火把，燭燈，或電筒，在牆邊籬下或瓦礫堆上側耳靜聽，掀磚撥草，窺探不隙，一發見了蟋蟀，就迅速用手或鉛絲罩把牠捉住，關在竹籠或底面鋪沙的瓦盤中。摘取蟋蟀草的莖，將一端撕裂作刷狀，用牠在蟋蟀的大顎或尾毛上輕輕觸誘，就會鳴叫。大凡兒童都有愛玩小動物的天性，父母倘能善為指導，則飼養蟋蟀在兒童教育上也是有益的。

天寶遺事裏說：「每至秋時，宮中妃嬪，競以小金籠捉蟋蟀，置之枕幽畔，夜聽其聲。」可見飼養蟋

蟀欣賞牠的鳴聲，這在很古的時候就有了，同時也可想見深鎖在王宮中孤寂地消度了青春的妃嬪們的悲哀。

蟋蟀性好鬥，同類相殘，給旁人觀賞，這可以看作慣於內戰的軍人的象徵。有些人就利用牠來賭錢，精於此道的人，對於選蟲和飼養都非常講究。蟋蟀譜中說：「養蟲如養兵，選蟲如選將。」這兩句話頗有幽默的意味。南宋宰相賈似道是最愛玩蟋蟀的一個人，他在西湖葛嶺之南築「半閒堂」，不管國事，每天和妻妾們鬥蟋蟀消遣。元兵已迫建康，他還迷戀於粉紅色的夢中，弄得大好中原滅亡於異族。明朝沈石田經過葛嶺時，曾作一首詩道：「閒堂寶閣畫圖中，天乞湖山養相公。正是襄樊多事日，却將征戰試秋蟲！」不知今日秉政者對此作何感想？

在政界裏，祇有妥協，主義是不會有的。

國家越腐敗，法律越繁雜。

豪富是罪惡，與平等的制度，不能相容。

布朗基 (Aug. Blanqui)

塔西特 (Tacite)

聖居斯特 (St.-Just)

心的呻吟

王野平

我不能再忍耐過着這沉寂的時日。

雨點從夜的天空灑向散亂底髮，滴到臉上，流瀉到胸前，一直沁入到心脾——那般清涼地。但心是焦灼的，被水珠撲滅了火那樣蒸發，全身起着一種激盪——過去如同模糊的一個幻夢，夢裏的懽愉和憂鬱，祇有那麼短短的一瞥，一縷輕烟那樣被風吹散，飛上高峯，飛向天邊，漸漸消逝了。張開惺忪大眼，仰視那不會被黑雲遮沒的星光，我開始有了孤獨的傷感：一個人離去了夢境——那怕是銷蝕人生的駭人的噩夢，無異跳出涸了泉源的枯井，又踏進舖滿砂礫的陷阱。每一粒砂礫都會灼人，變成千萬條刺人生痛的小蟲，從皮膚鑽入內心，同樣得不到一些安慰。

靈魂被許多鋒利的鐵釘釘住。人世是一根木柱，我的血肉介於鐵釘和木柱的中間。靈魂經過無數次掙扎，希望跟隨淌下底鮮紅的血液離去我的軀體，然而並不可能。血液粘牢在木柱上，靈魂痛楚

地呻吟起來，帶着一種詛咒，詛咒我這人世間的奴隸。我不忍再傷它的心，當每次露水滴到創痕處，昏迷中慢慢甦醒過來的時候，我總是奮了最大的力氣，拔除身上所有的鐵釘，憤慨地把這些染遍了血，充滿罪惡的利器，遠遠拋擲出去，撫摩着安放我的靈魂的心，不使它再受殘酷的傷害。

心，已經安靜了，從此不再跳動，悠閒地睡着。創痕平復的時間非常緩慢，血液在脈管裏走着悄悄的步伐，似一條失水的魚，只有一點低微氣息，一切都是平靜。

母親死去已經有三十年，父親的死還是近三年的事。三十年來，無論怎樣不能說沒有幸福，然而這些個人的現實中底幸福祇是纖細的一根線，我割斷它，願意與它絕緣，怕它會縛住了我的心，喪失卻這顆心的靈活，沒有了真知。

幸福是自己割斷的。

割斷幸福非單不感悲傷，反自以為是值得欣幸的一件事。我知道這時代不該有幸福，況且我更不是應獲有幸福的人。有了幸福，就沒有生命，我活着需要生命，所以我願決然把我目前這根線一般的幸福，用刀割斷。希望廣大的人羣有更多更完美的幸福，個人的需要，自然期待着大眾獲得了真正的幸福以後，我需要更偉大更充實的心，畢竟是貪婪的小東西呵！

人生旅途中我踏了過來，仍然無目的地盲目地向前直闖。我看見一個一個半途死掉的青年旅

行家，他們的腳踝拖拽着笨重的鐵索，舉步是異常艱澀的，匍匐着遲鈍爬行，移動一寸就有十分百分困難；比不上一隻長了翅膀的小甲蟲，能飛，飛倦了可以休息到樹葉上吸取甘露。於是那些被饑餓與疲乏圍困住的行旅者，跌倒了，手脚抽搐而癱癱，白的吐沫，紫黑的血水，在他們口鼻中噴射出來，淌滿地面，滲透了一灘黃褐色泥沙。平凡的生命這樣平凡地告了結束。那些在途中掙扎着的，淒厲的呼號聲音，那末慘戚尖銳，說是向人們求援呢，大家掩住耳朵忽忽地走過，誰都沒有理會。停下，打算用我的全力扶掖或者背負起他們，彼此的手還沒有攙扶得牢固，也許太過疲倦不宜過度興奮過於喜慰罷，一搖一顛一齊仆倒，睜眼看着他們昏暈過去沒有了氣息。我重新收拾起快將爆裂開的心，拖起那隻已成殘廢的腿，匍匐向前，向那廢墟似的遼遠，踽踽涼涼孤單地踽踽。

爲了生活，我不得不攀住社會的梯子。左右全是一些人，潮水一般的洶湧擁擠，大家用最大力氣向上爬，一格一格的升登上去。下邊又擠進大羣爲生活而攀援的人，蠕蠕地攢動。有些人的臉上與頸項，被同伴抓破了幾條裂痕，血紅的線條襯着灰白色的肌膚，顯示得格外可憐。梯太狹小而且太高了，上邊仍是那末擁擠，因爲容納不了這許多的健爬者，於是又被旋轉不息篩樣的東西在那裏簸擺。攀得緊的，高踞梯巔驕傲地得意地睨視紛紛從篩隙跌下去的伙伴，掉落地上攢死的暈過去的一幕慘劇。我依然握住了梯的邊沿，沒有上升，也沒有因爬得努力而跌下；然而我的眼睛瞧得更疲乏了，心也

愈見脆弱了！手漸漸感到寬鬆，似乎它再不願意幫助我握着生活的梯子，要撒開手掌自由運動一下的樣子。

我詛咒人類，不，我內心卻何等深切而熱烈地愛着人類。爲了人與人之愛的被隔離被區分，人們心與心間的溫情陸續向下低降，因而詛咒自己把四圍的牆築得過於高厚，像一座墳墓，中間只有一個我和我的一顆心，無形中與人們距離得很遠很遠。也詛咒人們爲什麼不能容許一個弱者做他們的伴侶？給我放逐到僅有狹狹一片天空的角落，孤獨的隔絕了人羣！愛與恨將心胸當作戰場，不時發生搏戰，顫動得使我不能一刻忍受。

人類是醜惡的，我想。白種人殘殺黑種人是一件事，極東的黃種人處心積慮天天圖謀兼併同種的隣邦又是一件事。每個人的生命既然那樣脆弱，每個民族的生機何嘗免除了！一刻沒有被摧殘的危險？人類忘卻應該互助的原則，損毀了彼此相親相愛的真誠。況且我們被欺侮到已夠容忍，是不是要仿效他們絕滅人性的行爲，以血還血對付我們「友邦」中被驅迫而無辜的同一人類呢？一切的醜惡，暴露出人類恥辱的一面。我詛咒着，該不是偶然無因吧！

無論是白天或是夜晚，沒有一刻遺忘了那些愛人的人。因爲他們的偉大的真誠使我感動太深刻，知道我應該怎樣去愛人類，和怎樣兼愛有生命的一切動物。我的恨爲着愛，我的愛又爲了什麼？

許這就叫做「謎」吧，一個人生的謎。

過去，悠然消逝了！我不迷戀，也不抹煞了它。有黑色的暗影，燦爛的光輝，桃色的流雲，以及驅趕過我的鐵鞭，壓在肩頭的重担，曾經從「過去」的掌握裏逐一輪轉過來。我的生命史頁明顯地載着，雖然模糊了重溫，重溫後依然模糊。但這些幻影，盡是鼓鑄我培養我的靈魂的一些燃料和甘泉，我不輕易忽略了它。

最教人憂鬱的是橫在目前的「現在。」同流合污的入世條件一條都沒具備，不是超人，尤其沒有拔塵絕俗的玄想。現在，任我的身軀不停地永遠飄流於波濤澎湃的海面罷，一天失去了浮力，必然的會望下沉，沉淪的痛苦較滅亡更大，我怕拉我向下沉陷的一隻有力的大手！我的身心棲寄何處？何處有暖的和風，光明的太陽，美麗的花草，清脆的鳥聲，的鳥嶼？

呼號，掙扎，拍擊着海水，用盡了我所有的力量所能的方法。海，平靜到死去般僵化了！我失了轉動的自主，似一塊化石靜寂地墊眠，睡在海的懷抱裏。

冷雨滴到心胸，自己能聽見心的呻吟——低微地，只有短短的一句話：

「我不能再忍耐過着這沉寂的時日！」

文學的憎恨

E·左·拉

我記得，當我投稿很困難的時候，一個新出的報紙會對我激起怎樣的情緒：從此又有一扇門能向我們開着了，文學最後或者有了一個小小的收容所。就在現在，我若見到巴黎牆上貼着新報出版的雜色廣告，心中還是暗暗地快活，其原因就是爲此吧！這至少是若干新作家的飯碗哩！

今年，新報的出版與夏季的歇業同時到來，議會不開會了，除有時產生一點事變之外，連政治的消息也沒有了。報紙的數目既然正在政治廢弛的時期增加，人們或者會決定給文學以較大的位置罷；你們都知道文學只成爲一種塞縫的東西。在議會兩次開會的紀錄間，人們用書報批評的文稿來補補空白。至於雜論與稍稍長一點的文學研究，則數月留在編輯室中不予刊印。如討論報(Debat)與時報(Temps)等表面好像優待文學的報紙，也如別的一樣，任政治吞食牠們的篇幅。在報界只有五、六個固執的人，在各政黨於他們四周所鼓起的可怖的喧噪中，甯願談論文學，只願談論文學，我

相信以後人們或者會明白這種可讚頌的固執。至於現在，我還不知道是否有人閱讀他們的文章。人們讓他們每星期在一個報紙上有三百行的位置，已經是對他們實施恩惠了，因為這讓出的位置能那樣有用地記載複查或計算選舉票數的討論。

所以，政治是休息了，報紙的數目也是增加了，我夢想人們由此或者會想到文學吧！唉！絕不如此。如瀑布一般流動的政治只展成停滯的沼澤；牠睡着，牠漸漸腐臭，如是而已。有二十種新的報紙出現了，而政治仍扼住牠們，使其陷入更深的潭泥；牠們讓出篇幅，有時連廣告的位置都不保留，使全報紙自上至下都被政治的混濁的泥水所佔。只有牠，只有政治就夠了。牠是我們混亂與過渡時期的必然病。

有一日，我與一個新報的總理閒談。他苦悶地對我說，他的編輯部，還不能使他滿意，問我是否認識幾個有才能的青年。我給舉出許多姓名；可是他聳一聳肩，喃喃地說：

「呵！一個文學家……我要一個有大才能的，專門管政治的青年哩。」

「唉！這個麼？」我終於不耐煩地對他說，「您以為一個有相當才能的，會成爲作家的人，願意沉沒在您的政治的污坑中麼？」

話是粗暴的，但是這是我當時與現在思想的正確的表現。真的，我完全承認在政治中取得一個

位置的野心家，有些也是有刀的與特異的人物。但是他們特別是在行動上得勝，在他們的內心，往往只有一個平庸作家的才能。有些大詩人與大散文家在政府中時常顯出相當可憐的形容。如果我們把非凡的政治幸運放在一邊，如果我們只注意報紙記者與煽動家之流，即普通選舉的被選者，自小小的縣議員至堂堂的國會議員的那一大羣人，我們見到在這些被機會造成的每一政治家中都有一個失敗藝術家或作家的留影。這觀察差不多是不易的真理：政治今日在文學的流浪羣中徵集牠的人才。

關於這點，我認識多少好的，應該敘述的故事呀！這一個由一本詩集開始，我們在舊書店中還能找到牠的若干樣本；那一個拿着他的稿子，在編輯室與舞台的門房中，空走了十年；另一個從他的少年時期，即過新聞記者的微末生活，得不到大眾的歡迎，終於疲於努力，仍不能越過酒排間的聲名；再一個曾嘗試過一切，他做過歷史與批評，詩歌與小說，因被野心所啃蝕，不得不把他的美夢一個一個地拋棄，末了在政治中找到一個同情於一切平庸者的慈母。至於那些於某一日曾有過才能，待第二日醒來時，却覺得那樣體疲，連自己才能也不知何處去了的作家，也是政治的好分子，以右手伸給無能者，以左手招請殘廢者的政治為平庸之人的唯一出路。

看哪，這就是收留病人的醫院，會集百獸的動物園，人們要生氣麼？我也顧不了多少，因為我不知

道以何種夠強的字句形容我內心的反叛。是的，我很憎恨這一類惡劣的與愚蠢的野心的展示。請替我領來一個患癩癧的人，一個白癡，一個頭腦畸形的人罷，你們在這樣的人物中，也能找到政客的材料。其中有些，連做我的僕役，我都很不願意哩。政治好像是一個淫蕩的，各人都想強姦的女子，對她的追逐與求歡是最容易不過的，不要智慧，力量與特異的才能，只要結黨與人格的卑鄙就夠了。當你處處失敗與一事無成的時候，當你是平庸的律師，平庸的新聞記者，自頭至腳滿身都是平庸的時候，政治就會來收留你，保你做一個不劣於另一人的部長，然後以多少含點謙遜與可愛成分的暴發者資格，統御法國的智慧。看，這是顯著的事實。

我的天！事實還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每日都有同樣希奇的事實產生。觀察者見慣了，不過以一笑了之。但是，最使我發氣的，是當那些人物像煞輕視我們與保護我們的時候。我們只是作家，我們幾乎不在他們的眼中，他們限制我們的朝向太陽的位置，他們把我們安置在桌的下端。唉！先生們，既然熟悉你們的情形，我們就要首先過去，我們要佔領全桌與全日光。你們須知道由一個大作家寫成的一頁，對於人類實較你們蟻巢內騷動一般的一年行動都要重要。不錯，你們製造歷史，但是，我們也與你們一道而且在你們之上製造歷史啊！因為，由於我們，歷史纔留著不朽。你們的生命往往在個人野心的「無限小」中消磨了，使民族得不到半點有益與實際的東西；至於我們的作品，就由於牠們的存

在，助成世界文明的進展。另外，你們死得真快呢！你們請翻「復辟」時期最後數年的歷史罷，請你們自問那樣多的政治鬥爭與雄辯究竟那裏去了呢？在五十年後的今日，只有一個東西浮着，那就是當時文學的大進化，就是轉時代的，其首領都留着有名的浪漫主義，至於雄於一時的政治家，則早從記憶上消滅了。如此喧噪地據着領導地位的「小人」們，你們記着罷，繼續生活與留着不朽的是我們哩！

我們應該直說：文學如科學一樣是在頂巔；政治在人事的關係中僥佔很低的位置。在我發氣的一日，當我見到可笑的野心與醜惡的喧噪在我四周擾攘而抑不住我胸中憤怒的時候，我曾寫道：我這一代人終於羨慕帝國時代的大靜默。字句是超過我的思想，我今日可以這樣的懺悔，其實，我不是有可原諒的情況麼？從十年以來，政治使我們生活其中的喧噪，動搖，時時有可怖與愚蠢之憂慮。環境，不是很難堪的窒息智慧的環境麼？請重讀我們的歷史罷，在每一騷動的時期，在同盟黨（Ligue）投石黨（Fronde）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文學總受到致命的打擊，牠只有在很久之後，在相當長遠的驚怖與魯鈍的時期之後纔能復活起來。無疑的，社會的諸進化確有牠們的必要與邏輯，我們只好忍受牠們。不過若延長牠們的時期，則成爲真正的災害。今日，民國已經成立了，牠須努力獲得真正國家的堅固，保證民族，使其有使用智慧的自由。牠的持久與光榮就在這裏。牠將由藝術家與著作家而

生活，至於政客則爲殺害牠的兇手。

這與其說是替我的一代人說話，無甯說是替我們下一代的人着想。就我們自己說，我們總算在最困難的情況中，找到一條出路。但是，我怎樣憐憫今日的新作家呀！我所說的新聞紙的充斥，與牠們對於文學的冷淡與蔑視，不是很可怕麼？沒有一張報紙給認真的文學以相當的篇幅。全體都在政治野蠻的大風琴上敲出最不諧和的音調。牠們編得不好，牠們是可厭的，牠們使大衆苦惱；因爲大衆似乎不願「上釣」。牠們以小販夢想大總統府的狂熱，爭奪最後剩下的數百讀者，牠們被這最後讀者拋棄，將由所走的錯路——政治的不消化，陷入死亡。你們都知道，在任何新報紙的總理的內心都有一個民國大總統的期望。在拿破崙之後，一切野心家，都想模倣這位幸運的中尉。今日，在蒂埃（Thiers），格來維（Grevy）與甘必大（Gambetta）之後，追逐又開始了，沒有一個文學與藝術的失敗者不夢想以律師或記者的職務獲得最高的官職。

是的，這是一時的瘋狂，可是怪熱鬧的，怪礙眼的。這一切都將如烟雲一般地過去，留着的只是我們：就是這點給我們以小小的倨傲，倨傲，不論人們怎樣說，是我們這個卑鄙時代的一種健康。當報紙的總理們問你要一個有才能的青年，你對他們舉出一個作家，一個純粹的文學家，他們若聳一聳肩膀的時候，你起來對他們說：「對不起，你們是無，我們是一切，」確實是對的，有益的。

畢修勺譯

友蘭伯伯（續）

葉之華

四

在床上輾轉了一夜，友蘭伯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才睡去，可是立刻又醒了，因為天色還黑又睡了一下；再醒來，薄明的曙光已從竹籬窗外闖進了茅屋，滿屋子顯得分外鮮明，差不多十來天不曾看見這樣的好天氣了。友蘭伯伯好像年青了許多，很快地從床上爬了起來，一面就輕輕地拍着桂生：

「桂生！生兒！天大亮啦，起身罷！」

桂生囁囁了一下，也就起來了。同時昌福和昌福嫂也起來了。

天仍舊沒有十分亮，打開柴門，友蘭伯伯看着東方的天色，那個山崗上，有透明的雲靜靜地奔馳着，一片沒有界限的強烈的光從山後冲上中天，給半空的那塊濃雲鑲上銀邊，那下面的山峯却顯得

愈加黑黝黝的了。山腰橫着一帶白色的霧。南面山麓的那幾份人家也冒出了炊煙。

友蘭伯伯唔了一下，表示今天準有好天氣了。回轉身，拿了旱煙桿，燃着一筒煙，頗有精神地走出斜坡，隨後昌福也跟了去，兩人沿屋旁的那一道小澗走向田塍去。

這使友蘭伯伯很高興，仔細看了自己的幾處麥田，遠沒有所想的那麼慘，雖然好多麥確已發了芽，却還不無幾分收成。他禁不住從心底露出了笑意。

「你說，怎麼的？昨天，我們明看到完全是廢物了的，照眼前看來三四分收成總還有的吧！」友蘭伯伯滿心歡喜地。

「老實說，僅僅十來日雨，總有幾分可望的呢！」昌福說話總是這麼一副冷然的態度，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

天很快地亮起了，五月的晨風吹着愉悅的調子，山間好像還睡着似的，一切都靜靜地。友蘭伯伯也帶着一顆愉快的微微有點興奮了的心，忽忽向家裏走來，昌福默默跟在後面，兩人却沒有作聲。

「昌福！你父子倆那裏去來？」

聽見後面的喊聲，兩人却直覺地回過了頭，雪妹姑正一搖一擺地向他們走來。

「看麥哪！」昌福的回答。

「看來三四分收成還有的！」友蘭伯伯說着，雪妹妹已走到了他們的跟前。

「唔，我國棟也說三四分總還有的。」停一停「老實說，天收人也總有個限止的。」

雪妹妹嘻嘻開了嘴，個子是矮矮的，腦後高高地聳着一個小得不相稱的髮髻，一雙不很小的腳沾滿了黃泥，看去滿像一個孩子。

「你家預備叫個乜「夾腳」不啦？」友蘭伯伯問。

「二娘舅說得好，這時年，還叫夾腳，橫豎這帶女客人也落田，「上澤人」也總可以幫一手，而且在這山裏叫夾腳也不容易！」雪妹妹絮絮地說了，好像想到什麼似的靠近友蘭伯伯一步：「我國棟說前面洋山崗那條馬路又不要了，說要過我們這嶺頭，說不定打我們這門口經過，築馬路的先生昨夜宿在耀祖五爺家裏，路線都已經劃好，天一晴就要開工的……我國棟整日東走西走，消息也靈通點，昌福，你太忠厚了，也要多走走才行！」

天色愈加亮了，田野裏看得見一兩個開始割麥的人。這時友蘭伯伯覺得雪妹妹太多嘴，築馬路不築馬路于我們鳥事，現在的時間是一分都不好放過去的。友蘭伯伯換一個話鋒截住了雪妹妹的嘮叨：

「天大亮了，到我家坐一回麼趕緊吃早飯就可以動手了！」

「真的我昏了，去的時候過我門口叫聲我國棟一道去嚟！我叫國棟在家裏等你們！」說着，雪妹姑轉身回去了；友蘭伯伯他們也就趕快走回家去。忽忽吃好了包粟粥，就帶了農具，叫桂生牽了一條牛出去了。

今天果真是好天氣，整天都有太陽。友蘭伯伯也特別有精神似的，雖然是八十開外的人了，却並不比四十多歲的昌福差；就是桂生也可以當得一個壯年的男子。連雪妹姑也顯得怪有勁，來來去去的，和昌福嫂一道把他們割好的麥一担一担地挑回去晒在屋前的坡地上。他們一面割一面犁，很快地在小山頭的幾畝已經割完而且犁好了。

整個田野間、山上、平原，全散佈着忙碌的人們，他們都像友蘭伯伯他們一樣，因緊張的工作，暫時放開了當前的悲哀，把整個希望都放到未來的稻季上。

吃中飯的時候，他們都散在田塍上，興奮地談着閒天，因為國棟曾在外面當過四五兵，大家都高興聽他談一些外面的情形。

「你看見過汽車麼？說這東西自己會走的呢！」有一個人問。

「怎麼沒有看見過呢？四五個鐘頭就可上省。」

於是問題就轉到汽車馬路上去。

「汽車馬路！他媽的，全是害人的鬼東西，聽說我們這裏的馬路就要動工了，路線都已經劃好，說不定明天就要插牌了，不知道是誰家倒霉。據說去年築蟒蛇嶺那一段馬路時，許多人爲了幾畝維持一家生命的田被築了馬路，有吊死的，也有發了瘋的。後來又說那條嶺太險，而且岩性太硬，不要了，白化了许多錢許多田畝，喪了幾條性命，現在却灣了一個大圈子經過這裏的高崗嶺。不知道這一次該是誰家倒霉。」

聽了這個消息，友蘭伯伯他們的心都震了一下。沿高崗嶺下去，正好打友蘭伯伯的門前經過，他一家僅有的四畝田中却有三畝連片的在那坡前不遠的地方。如果不恰巧正劃在這三畝田上，友蘭伯伯的一家可就倒了十七八代的霉了，可是友蘭伯伯再想一想馬路沿嶺頭下去總是照着舊路一直出去的，自己的田却離舊路址還有二三畝地，他友蘭總不會這樣倒運，馬路會灣到那外邊築過他的田上。至於小山頭那一畝，拿得定沒有誰來動他一寸土的。這麼想着，他不安的心才又安了下去。

這天黃昏，太陽的餘輝完全從西山的山後消失了去，暮靄像沉澱物似的靜靜地從天空沉下這谷間的平原時，他們才都高興地回來。

大家放下工具，昌福嫂忙爲他們盛腳水，昌福哥却拿了一隻酒瓶不聲不響地出去了。

「那裏去，昌福？」友蘭伯伯早已猜到幾分，却故意這樣問，嘴邊早掛上了從內心發出來的笑意。

「到鎮上打盞酒來！」昌福冷冷地一面走一面這樣說。

昌福自己是一向不喝酒的，友蘭伯伯知道這全爲了他。原來友蘭伯伯在故鄉的時候，一天兩頓酒是省不了的。到這裏來不要說一天兩頓，就是一個月有一兩頓也已經算好了。自從那一次，他急着想喝點酒，被昌福罵了一頓之後，近來不知道多少時候不喝酒了。從前天開始割麥起他就想買點酒喝，祇是不敢開口。現在不等他說，昌福却自動地爲他打酒去，他的心自然有說不出的歡欣。

從背後腰帶間抽出了那根尺把長的旱煙桿，一欠身在門口那把矮竹椅上坐下了。臉上堆滿了笑意，嘴邊的皮肉便也抽搐得更厲害了。徐徐地抽着煙，那副舒適的樣子，一如五年前坐在自家門口那條矮而長的樟木板檯上，靜對着高聳在前面的鬼燈尖崗的黝黑的峯影似的。

太陽下了山，夜便很快地從各方沉下來，四圍全是黑暗暗的了。西面，沿山灣出去，朦朧地顯得是一片遼遠的平原，是那萬山間小山頂上的故鄉所永遠看不到的。不知道爲什麼，這常常引起友蘭伯伯一種不可抑制的寂寞的感覺。他想起了他的弟弟，想起了他的姪兒，他們都在這山灣以外遼遠的不可知的他鄉啊！

「馬路……汽車……飛快的，四五個鐘頭就可以上省……」

這一條茫茫的遙遠的旅程似乎給馬路、汽車縮短了，馬路、汽車爲他消除了他和他弟弟、與姪兒

間的隔離，夢一樣地他彷彿看見馬路蜿蜒地從那山灣出去，自己已經乘了還猜不出一種什麼樣子的神怪的汽車飛一樣的被送到他的弟弟或姪兒那裏去了。這樣，就油然地產生了對於馬路、汽車的一種感激之情，他希望馬路立刻便會築好。

天色愈加黝黑了，昌福怎麼還回來呢？

昌福嫂已經預備好一些特別的下酒菜，抱了小街狗坐在友蘭伯伯的對面。小街狗正孜孜地嚼着一隻乾癟的奶。桂生却沒有悲哀也沒有快活地坐在黑暗的屋角裏發呆。

友蘭伯伯可有點焦急了。

「照理是應該可以回來了呢！」他不耐煩地說。

「不知……」昌福嫂正說出這兩個字，忽然從屋後走出一個男子的影子，在黑暗裏顯得那末魁梧。

「二娘舅狗養的耀祖五爺要我們的命了！」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國棟這麼憤憤地說。

好像寒冬的早晨，突然被沒頭沒腦地澆上一桶冷水，友蘭伯伯全身的毛管都聳了起來。「什麼，你說什麼國棟？」

「路線已經完全決定了，明天就要插牌子，你坡下的三塊田完全被劃到路基裏去，我在高崗嶺

脚的一畝也全要被精場了！他媽的，照理沿舊路基去，精場最多的該是耀祖那狗養的，他現在串通那個狗技士，把路線全都向斜過去，這就大大的改了樣，本來多少要精場了的人家，現在都可以糟不着，耀祖那狗養的就派他們每家拿出錢來孝敬狗技士，單這附近的就收到一千幾百元錢，一千給了狗技士，耀祖自己還進手得幾百元錢。倒霉的是我們這班窮鬼他媽的！」

友蘭伯伯早已沒有了頭腦，祇看見國棟在前面嘩嘩啦啦的，却不知道到底說了些什麼。全身冷一陣熱一陣，手脚麻痺了似的，不住發着抖，似乎已不能支持了。

「二娘舅，你老人家且不要難過，遭殃的不是我們兩家，連鄰近幾村都大多受了他的害，這消息還是耀祖的親份加富剛才來告訴我，的呢！晚上他預備約附近幾個保甲長和受害的人來開會，叫那狗東西知道我們也不是好欺侮的！」

「什麼國棟，這千萬來不得的，國棟！我們不是這等人，而且我們外姓，我們甯可餓死，這千萬來不得的，還是我自己去見五爺，求求五爺開恩……」

「求求，求這種人有用麼？而且這不是小事情……橫豎人家到這樣地步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我們不要他的命，他要我們的命！」

「國棟，你發瘋了，你講瘋話，我們是這樣的人麼？無論如何，你伴我去，我自己去見五爺！」

昌福嫂抱着小街狗，在旁邊聽得呆了，不知道到底怎麼好。這時，腦筋忽然清晰了似的，「國棟，你不要瞎說，聽二娘舅的話，去求求五爺！」

「今晚上，你不伴我去，你是對不起你二娘舅的！」友蘭伯伯說話的聲音有點發抖。

昌福拿了一個空酒瓶，踏跟地回來了，嘴唇氣得發青，說不出一句話來，祇不住地「他媽的，×他媽的！」

友蘭伯伯急着要國棟伴他去見五爺。昌福嫂也加緊地催促着。國棟沒有辦法，祇好答應了。

昌福聽見說要到五爺那裏去，也要一道去，「他媽的，收拾了這狗東西的命！」空酒瓶還拿在手裏，便衝着要出去，却被昌福嫂一把拉住，友蘭伯伯也喝住他不要他去，才呼呼的吐着氣，把自己擲在矮竹椅上。

一面，昌福嫂就去點起一盞燈籠，交給國棟，國棟扶着友蘭伯伯出去了。

走出門口，正碰到雪妹姑，「那裏去？」

「到五爺家去！」國棟冷冷的回答。友蘭伯伯却深深抽一口氣。

「到五爺那裏去，要好好求求五爺，可不能發火的。」雪妹姑裝着非常正經的樣子吩咐着，在昌福嫂他們面前立定了，嘴裏「怎麼好，怎麼好」地咕嚕着。

在黑暗裏他們送着那一顆如豆的燈光，漸漸地遠去，一直在高崗嶺頭消失了。

五

高崗嶺頭，兩株挺直的杉樹，像關門似的高聳在路旁，遠遠地看得見一叢人聚在那裏，正在談着什麼，看見嶺頭現出一盞燈籠和兩個人影子，話聲忽然停了。

這兩個影子拐進了五爺的石大門，西邊橫房間裏有一些微弱的燈光從紙窗間透出來，隱隱看得見天井裏堆滿了新割來的麥和各種打麥用的農具，東一橫西一豎的擋着去路，一隻狗忽然兇兇地衝了出來，對着他們旺旺的吠，「畜牲！熟人也認不得了！」

「啊，國棟麼？」正好松林從披屋裏出來。「這時候來可有什麼事？」

「是松林叔，五爺在家麼？」

「在家，後面的是友蘭老頭麼？」

說着，松林引着他們到了橫房間五爺的臥室裏。

五爺正橫陳在床上，把一筒做好的烟遞過對面躺着的周技士，周技士瞧了瞧進來的人，推却着：

「不吸，不吸，我不吸烟！」

「沒有關係的，就是這裏嶺下的那個外地人。」五爺這麼說了，把烟筒遞給了周技士，順手拿起了正在烟盤裏冒着青烟的半截烟捲，從黑色的平光眼鏡上面瞟一眼友蘭伯伯：「友蘭老頭！就在這裏床沿坐一坐，不要怕，嗨，我正要找你們呢！國棟也隨便坐坐！」

「是，五爺！我我想求五……五爺開開恩！我們兩兩——兩家的生——生命全都在這這幾畝田——田上……」友蘭伯伯膽怯地走上一步，吃吃地說。

五爺可不耐煩了，「這這不關我的事，這位是周技士，你自己和周技士去說！」向周技士瞟了一眼，周技士正孜孜抽着烟，沒理會，「我想找你們來，不過是好心關照你們，因為周技士暫駐在我家裏，早知道一點，想叫你們快點把田裏的麥割掉，開了工，可管不得你麥不麥的了。」

「總請五爺開恩，看娘舅老頭子的份上，代向技士老爺說一聲，五爺知道，我兩家是很可憐的！」國棟也這樣要求着。

五爺瞧了瞧周技士，把國棟的話向周技士翻譯了一遍。

周技士穿一身藏青嘑吱的學生裝，臉色黃黃的，看來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樣子似乎很莊嚴：「這怎麼行？路綫樹定了，那裏可以隨便改變？像你這樣，我們不是不能做事了麼？誰肯把自己的田拿出來築路？我們照公辦公，決不會枉曲誰！老實說築了馬路是你們地方的好處，犧牲一二畝田有什

麼關係？而且現在還沒有定呢！」周技士把末後一句特別着重點，一面說話，一面抽煙，說完了話，就又孜孜抽起煙來。黃臉皮一時被煙霧蒙住了。

五爺又把周技士的話向友蘭伯伯他們翻譯了一下：「周技士說：路線樹定了是不能更改的，他們辦公事的照公辦公，不會枉曲誰的，而且現在路線還沒有定呢！你們好好的回去罷，定了以後要插牌的，牌插在那裏就是那裏。周技士又不知道那裏是你們的田！大家都是碰運氣的！」

友蘭伯伯幾乎全沒有聽清五爺的話，可是茫然地在五爺面前跪了下去。「五爺……唔……千萬……求你……」

「怎麼你這人這樣笨的告訴你現在還沒有定，還要在這裏嚕嚕嚕嚕的出去！」五爺從周技士手裏接過煙筒，談笑着：「山上人真沒有辦法，噲嚕！」

聽說沒有定，友蘭伯伯的心似乎寬了些，從地上爬了起來：「以後定起來，總還要求五爺開開恩，替我們可憐人說句話！」

國棟點起燈籠，憤憤地扶了友蘭伯伯走了出來。國棟心裏早就明白了，這些全是騙人的話。照公辦公，有錢什麼都是公的，拿別人的錢，買自己的田地，賣幾村人的生命！

國棟扶着友蘭伯伯走出了五爺的門。忠心的狗在後面獵獵地吠着，緊跟到門口。國棟回轉身給

狠狠的踢了一脚：「瘋狗！黑夜裏盲着眼睛欺人，當心剝了你的皮！人不是好欺的！」狗旺的一聲逃進去了。

下嶺的時候，國棟却這樣安慰着友蘭伯伯：「二娘舅！你老人家靜靜心，他說現在還沒有定，且等他定下來再說！橫豎人做到這種地步，也管不得多少了……」

不等國棟的話說完，友蘭伯伯便把截住了：「他們既然說沒有定，說不定糟場不到我們的田，就是插到我們的田，也是我們自己命乖，怪不得別人的！我們外姓人祇好忍受，祇好忍受的嚟！」

「如果照理應該築過我們的田，就算我們倒運，也沒有話說；現在却完全是耀祖那狗養的用別人的錢買倒的呢！他的田可以保全，還賺到幾百元錢！我們可以忍受，別人也忍受不下去的！」

「別人忍受不下，讓別人忍受不下，我們是祇好忍受的嚟！國棟！你千萬要記着二娘舅的話嚟！」友蘭伯伯緊緊的捏着國棟的手，兩人蹣跚的走下嶺去。殘缺了的月亮褪了色似的從東山升上來了，田野間迷朦着淡黃的月光。

六

因為「沒有定」，友蘭伯伯一家又安靜了一夜，今晨仍舊老早起來，到田間趕工去了，遲了怕誤

了秧期。

可是，友蘭伯伯却不知道國棟昨夜是老晏才回家的。

友蘭伯伯用不安的心等待着，希望自己的田畝不會被糟塌。同樣的，附近的村人們也都用這樣的心希冀着，等待着，整個田間仍舊像往常一樣忙碌地工作着。而這原來是成片黃色的麥田，大多已經成爲黑褐褐的在陽光下閃着光亮的水田，許多已經插上嫩綠的秧苗了。

掛定路線的牌簽也正如他們所預想的在他們忙碌的工作中插下了。

友蘭伯伯親眼看見，從嶺脚起，向斜的一畝一畝插過來，他的心禁不住突突的跳了。心裏不停地念着：「不要插在我的田上才好嚟！不要插在我的田上才好嚟！」

大家都停止了手裏的工作，熱切地不安地看着這一塊催命的牌子落在誰家的田上。

「昌福！你說會插到我們田上來麼？」友蘭伯伯的語氣和神態全像一個孩子，好像祇要昌福說一個「不」字，牌就不會插到自己的田上似的。可是不等昌福回答，又追問了一句：「技士老爺說過，他不會枉曲我們，我想不會插到我們田上來的；我們就祇有這一點田啊！你說，昌福，會不會的？」

「鬼知道！昌福很生氣似的，連看也沒有看他一下。」

友蘭伯伯知道昌福嫌他太多嘴了。回頭看着小山頭的國棟，國棟却頭也不抬的只顧自己工作。

在旁邊看着的農民們却受不了大家喊：打打打！打打打！紛紛的擁上去，那些插牌工人被包圍在紛亂的拳腳之下了。

那邊，國棟從小山頭飛奔下來，一面排解着那些農民們：「不要打他，打他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向那個狗技士和耀祖那狗東西算賬！」一面就撲到友蘭伯伯的身上去，在頸間胸膛上臂膊上揣着，嘴裏大聲叫：「二娘舅，醒來！二娘舅，醒來！」

這時昌福也才伏下去哭喪地喊着「爸！」

昌福嫂，雪妹姑，也都號哭着跑出來了，在友蘭伯伯前面叫着推着。

農民們有些圍着友蘭伯伯，有些在四面狂叫着，田野間全給「打打」的聲音瀰漫了！

友蘭伯伯在這些噪聲裏甦醒過來，張開失神的變成黃色了的眼睛驚詫地看看四圍，立刻又閉下去了，嘴唇微微翕動着，祇有伏在他身上的人才會聽得到一點微弱的聲音：「救救啊！我們一家就祇有這麼幾畝田啊！」於是又像睡着一樣閉了眼睛，急促地喘着氣，胸板很快地起伏着。

嘩啦啦的，東面有一大批農民揹着鋤頭木棒衝過來；南面，從小山頭那面也有一大批奔下來了，大家都狂叫着：「捉住狗技士，捉住耀祖，要他們交出騙去的錢來，要他照原定的路線築路！」於是大家都一齊拔起插在田裏的木牌，瘋狂地奔上高崗嶺去。高崗嶺頭，從嶺的西面上來的另一批農民已

經圍住了耀祖五爺的房子，高崗嶺已經瘋狂了。

這裏，祇靜靜地留下了友蘭伯伯和國棟兩家人，可是國棟也早已不見了。昌福他們號哭着把友蘭伯伯抬進自己的茅屋裏去。

躺在床上，友蘭伯伯似乎清爽了許多，吃力地張開無神的眼睛，看看昌福他們，全都圍在他的床前，啜泣，很憤怒，但又吃力得說不出話地：「你們全站在這裏幹什麼？麥還沒有割完啊！」停了一停，好像想到什麼似的，深深吐了一口氣，重又無力地把眼睛閉上了。

屋裏除了她們低低的啜泣聲和嘆息聲，一切全都靜靜的。陽光從各處籬縫裏透射進來，把影子懶懶地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

友蘭伯伯好像聽見高崗嶺頭瘋狂的喊聲了，他閉着眼睛，上氣接不下氣地：「國棟——國……棟啊——這千——萬來——不得的嚟！我們外地人祇好忍——受的——嚟！」

七

晚上，下弦的殘月還沒有上山，灰青色的天空裏佈滿了藍色的微黃的星星，靜靜地燜燜着，俯瞰着日間被踐踏了的農田。山的黑影在四面聳立着。經過了一番大騷動之後的山谷裏的鄉村似乎又

已經入睡了。

這時有一隊武裝的警士，敲進了靜靜地被黑暗包圍在小山坡上的友蘭伯伯的柴門，正在床上喘息着的友蘭伯伯，被兇兇地趕了起來，加上了鎖鎖，在昌福他們淒慘的號哭聲裏被帶走了。

罪名是，這一次騷動是他所嗾使的，他的外甥是一個××黨，是亂民們的首領。

星星錄之五

淋淋的黃沙連亙成的幾千里的大戈壁，永遠地被慘霧瀰漫着，有時從這慘霧裏也許會透漏出一絲淡弱的陽光；颯風來的時候，深窪變成了高山，高山變成深窪；那裏祇有嚴寒和酷熱，永遠看不見明媚的春光。

一羣羣負重的駱駝慢騰騰地在這裏進行着，進行着，這便是人生吧？！

華

神之由來

薛曼爾著
鄭紹文譯

在人類精神領域上佔着極大勢力的神，究竟是怎樣構成的？這部書就給你以很明確的解答。牠的內容，不但充實而且極饒興味；自野蠻人的偶像崇拜一直敘述到文明人的所謂上帝，處處都穿插着神話，傳說與故事，令人讀之，如讀小說；誠為研究宗教進化的良書。書已付印，九月出版。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行

上 海 福 州 路 四 三 六 號

進化 第一卷第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八日出版

上海法租界
編輯者 進化社

拉都路敦和里十七號

上海法租界

出版者 進化社

拉都路敦和里十七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Evolution

Revue Mensuelle

Rédaction et Administration

17 Passage No. 286

Route T. de la Tour

Changhai Chine

定價		每月一册		八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國內	郵費	香港	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及日本	一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預定半年	六	五角	及日本	四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一元	及日本	四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免收	免收	免收	及日本	四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八分	四分	四分	及日本	四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及日本	四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一元	六角	六角	及日本	四分	四分	四分	一角

郵票十足通用 但以一角內爲限

本刊文字非經本社允許不得轉載

投稿簡章

- 本刊歡迎各項投稿，不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性質不拘，唯開倒車的，恕不敢領教。
-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訊。揭載時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投寄之稿如係譯文，須附寄原文或開明原書名作者姓名及經售處。
- 投寄之稿，本社概不答覆。如不登載，附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暫贈本刊，聊表謝意。
- 來稿揭載後，版權仍屬著作人；惟本社編集各門彙刊或叢書時，得自由採入。
-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投寄之稿以未在他處發表者爲限，如於本刊排版期間發現該稿在他處發表而不及抽回者，該稿恕不奉酬。
- 投稿請寄上海法租界拉都路敦和里十七號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封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無
封裏	五十元	三十元	無
目錄及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